

少年史地叢書

緬甸一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S
M
K
4
2

MG
K933.7

4



3 2173 386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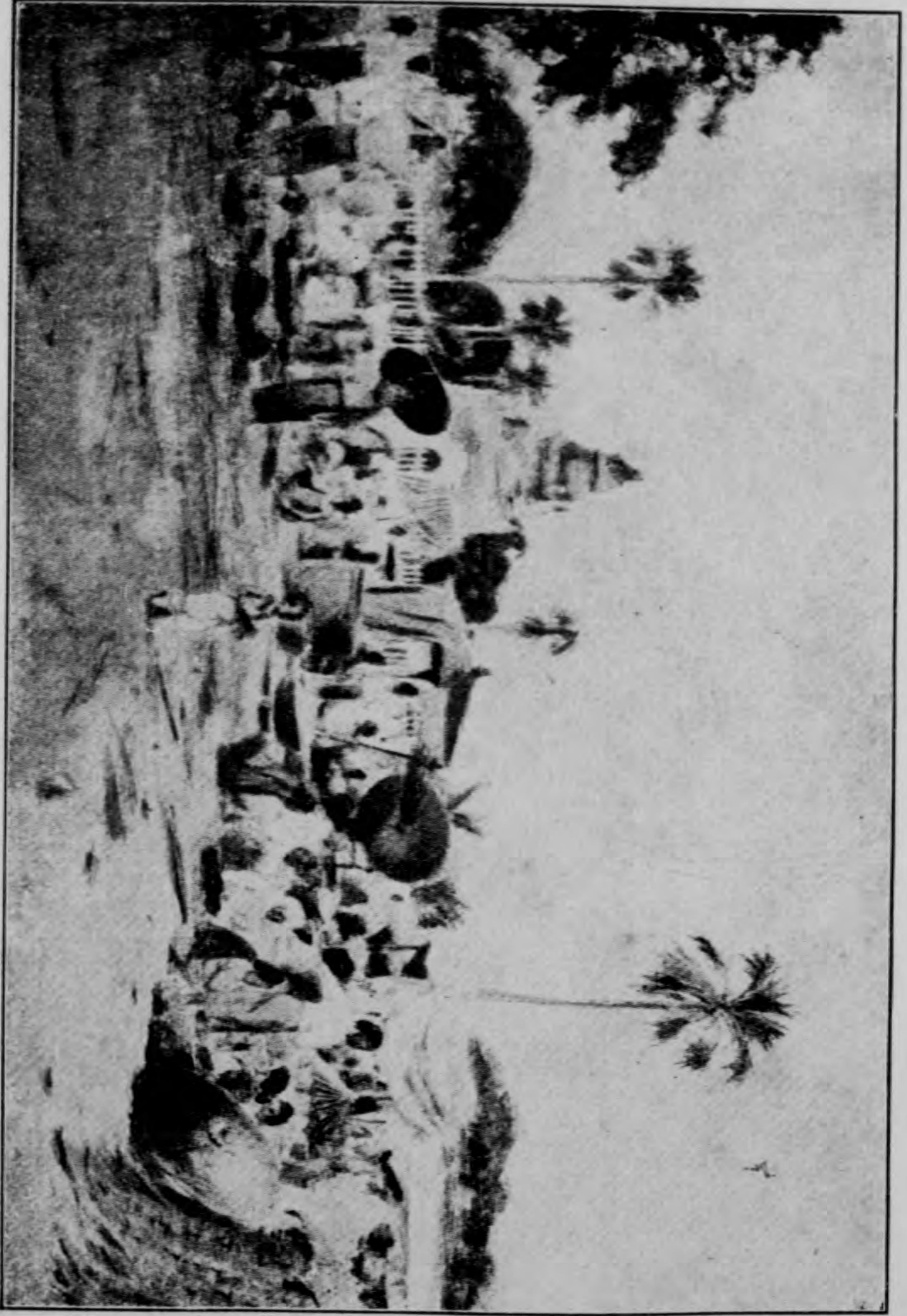
少年地理叢書

緬甸一瞥

汪今鸞
常道直
譯校
述訂

商務印書館發行

12183



市場



井 邊 的 遊 人



船汽的河底瓦落伊待等

緬甸一瞥目次

第一章	地域	一
第二章	仰光	六
第三章	人民	一六
第四章	伊落瓦底河	二六
第五章	伊落瓦底河(續)	三五
第六章	村落生活	四三
第七章	鎮市生活	五一
第八章	田間生活	六三
第九章	森林	七一
第十章	森林(續)	八三
第十一章	廟宇和宗教	九五

緬甸一瞥

第一章 地域

我不知道一般少年男女當中，有多少人歡喜翻閱學校裏的地圖，以資娛樂，或者將那地理科中，常令他們爲難的希奇而且不經見的地名，所代表的地域的情形，在心中描繪出來？但是據我想，除了地理之外，却很少別的功課，能够更爲有趣；就是一張地圖，也每能提醒那班富於想像力的少年男女，發生愉快的幻想。

且將你的地圖冊隨手翻開，看這書籍對你說些什麼。這裏是個大陸的腹地，你可以看見其中有一條舒展伸張的大山脈，從這山脈起，各方面還有一行一行彎彎曲曲如蛇似的線兒，那就是指示川河的。

再隨這些線兒經過的地段，看他穿過狹窄的山谷，和曠野的平原，河邊兩

岸，立刻現出了許多的城池鎮市，（這些城池鎮市的地名，就是你平時覺得很難記憶的。）末後，這河流每每將河口的三角洲，裂成數塊，河水就從這裏流到海裏去。

但是我們的地圖，所給與我們的，不過是簡單的事情，還有許多好文章在這後面呢！那個山脈，是吸收并保留載着濕氣的雲霧的天生的器具，這種雲霧，是從海面上吹得來的，或形成雨，或形成雪，內中貯着從海面蒸化成的水氣。

這座大山由他的旁邊，發出數千條小河流，或急激的瀑流，斲成許多溝洫，將他所蘊藏着的雨水，循着這溝洫放了出去，灌沃那乾燥的平原；并且這水裏還帶着許多有價值的粗金礦物。那種礦物，每每被山水傳送到很遠很遠的場合，以富裕那離山極遠的人；那得着這種礦物的人，往往還不知道這種富源，是從那裏來的呢。

山下的小河流，在你們的地圖上，是沒有標誌出來的；但牠們前進不久便連接成一條合併的河道，蜿蜒曲折經過幾百里路，最後由這大河又將山中所積蓄的雨水，復送到他所從來的海裏去。

這麼一條河道，若追蹤他的路程行去，並且自己試去，把他所表示的形形色色描繪出來，那是何等有趣呀！這是一種什麼山呢？從他那崎嶇不平的峯之間，起首飛出那橫衝直撞的瀑布，沿着石床跳跳躍躍的直奔到山腳底下，彼此聯合成功一條河流。這河或者沿路還要流過曠野樹林。樹林中生滿了希奇的草木。還有那些居民，也是非常的希奇。此外還有那些野獸及未曾見過的鳥兒，一合夥兒居住在那水草叢生的河邊！

當河身面積變大之後，那上游河邊的草屋，與挖成的獨木舟，皆不見了；於是有了鎮市出現。鎮市的名目，地圖上已標誌出來。那一帶的河中就有了巨大而希奇形式的船舶，裝載這區域內的出產，運到河口上的某大海港。在這港

口內，各國的船舶，都在那裏候着，將這種出產裝運過幾千里路的海洋，來供給我們的需要；此項商品，每爲我們所視爲日用不可少的東西；倘使一般的男孩女孩，能着想到如許的事情，我可決定他們一定不以地理科爲一種「呆板」的功課了。

如今且從像想方面，轉到事實上來。我欲將關於緬甸的一些事情，告訴你聽聽；緬甸雖然在世界上是一極有趣，極美麗的地方，可是比較上多數的人，都不大知道牠的。

緬甸現已成了英屬印度帝國的一部分；並且和英國間繼續的進行大商業已有好多年了，若是我們翻開地圖，來看看這個地方是如何坐落，或者可以越加明白一點兒。我可見得緬甸所處的地位，是在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 的東邊，馬來半島的正北，一方面聯接着暹羅和我們中國，一方面聯接着印度的阿殺姆 (Assam) 和孟立普 (Manipur) 兩省。那伊落瓦底

(Irrawaddy)大河從我國的西藏腹地流將出來，通過緬甸的全境而達仰光 (Rangoon)海港，一即伊落瓦底河口。一成爲閉塞的緬甸內地，和全世界中間，一條商業和交通的大道。

再去看看地圖，你或看見這南北奔馳的伊落瓦底河的兩岸，有許多的山脈，叫做『岳馬斯』(Yomas) (他的原意是背脊骨)。這些山脈，將緬甸各部分隔起來，還有別的大河，如西塘 (Sitang) 河，沙文 (Salween) 河，流於深山邃谷中，使緬甸和暹羅的交通，很是不便。在西北方面同樣式的小山脈，介乎緬甸和印度邊省的中間，成一個保障。所有緬甸的山呢，都是密密的覆着樹林和叢莽。那河呢，是很寬大的，但多半是不能行船的。讀者既然知道了這些情形，自然就可知道這緬甸地方，所以不大爲世人所知的原故了；因爲這樣的險阻，所以很少人，擔承那種勞苦的生活，到牠的內地去探險。牠的通路，只有從由東北方一個小角進去，是容易的。此處係緬甸和我國雲南省連接的地點，

每每有成羣結隊的雲南人，由這條路到緬甸的八莫（Bhamo）喜排（Hsipaw）兩處地方做買賣。

緬甸因為有許多的山脈樹林，和外界分隔開了，所以牠能够保持幾百年，沒有受人侵犯破壞。直等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緬甸王西巴被廢，緬甸國土被英國奪取以後，方才漸漸的敷設鐵道，將牠內部和外界的交通，慢慢的變成容易了；并且那些人民的風俗習慣，也逐漸發生變遷了。

第二章 仰光

無論誰何要想從水路到緬甸去遊歷，必定在仰光登岸；因為仰光，不但是一個極大極重要的海港；并且只有這個地方，有直接到英國的汽船來往，而由河道，或由鐵路，深入緬甸的內地，也需從這地方進行。牠那海港，是由伊落瓦底河入海的各口之一，此處極其寬大，大多數的汽船帆船，都停在那裏；另外有駁船及異樣的本地划船，將貨裝上去，或是卸下。

柚木的巨大木排，徐徐的順流漂下，到那市下的鋸木廠裏面廠內用許多練熟的象，將這些木料來堆積起來，差不多和人做的一般靈巧。還有一種稀奇樣子的張着布棚的划船，名叫做『舢板』，專渡行人過河，或運送旅客到河下各種船舶上去。伸展很長的木料建築的埠頭，和許多鐵屋頂的棧房，成功一個碼頭。碼頭上面，各國的苦力，都在那熱帶陽光底下，辛辛苦苦從事他們的工作。歐洲的職員們，穿着那白斜紋布的衣服，和遮陽帽子，監督着裝載他們船舶的貨色，很盼望將他們的貨色，快些裝載完畢，以便離開這白光直射令人目眩的場合。

到了岸上，那米廠內冒出來的煙，又加重了已經使人擔負不起的熱度。此外還有由隔岸船塢內，傳將過來的，打鐵的聲音。這三者竟完完全全構成一幅很熱很勞苦，而且很喧譁忙碌的圖畫。

雖然如此，在仰光地方居住，却是極快樂的。這本書的讀者，或者也有親戚

朋友住在那地方的，對於這個地方的事情，及人民的生活狀況，想必是極願意聽的。

碼頭棧房後面，便是城市，寬闊的街道，及方場都排布得齊齊整整，還有許多的精緻店舖，和美麗的建築物。這種房屋，大都是半爲奇巧的意大利式，半爲東洋式，和我們在東南各海港所看見的房屋一個樣子。他們的牆每是粉得雪白，配着綠色的百葉扇，四邊常常圍着寬闊的遊廊，屋頂普通都是蓋着紅瓦，隱在那街道上成行的蔥鬱的樹林的裏面，外觀甚是華美。步行之人，雖然帶着遮陽帽，和陽傘，仍然不能不感激街的樹陰爲他滅殺了陽光，因爲那裏的空氣是極炎熱的，而街上的白光，又差不多要射得人目眩眼花。公路上市場裏，有各國的人都是熙熙攘攘：印度人也有，新嘉坡人也有，中國人、緬甸人也有。初到的人，頭一個印象，就是那可以入畫的服裝和生疏人類，這些印象可以叫人目迷五色，應接不暇。因爲仰光在某程度下已是成爲一個世

界的商場，全然不能叫做完全緬甸人的鎮市了。

我意料無論何人，初到仰光遊歷，看見街市中各項希奇的買賣，他必深爲駭異。最有趣的，是高坐在那海濱的旅館遊廊裏面，看往來行過的衆人。那挑水夫呢，將他那瓦罐，用繩吊在一枝竹竿上面，挑在肩頭上。還有人，頭上頂着一個盤托，盤托裏面，燒着木炭，煮的是香氣很重的食品。一般腹內飢渴的苦力，常時歡喜享受這種美味。其中也有中國的商人，竭力叫賣他的扇子，遮陽傘。大籃的椰子和蔬菜，鮮麗的印花棉布和雜貨，很便宜的小刀和鏡子，以及一籃一籃的西瓜。這都是擔在小販肩上叫賣的貨色。還有那腳夫，背着巨大的擔子，來來往往從這家棧房，負到那家棧房。

成羣的山羊，從這家門口驅到那所房子，在門前榨乳出賣；並且常常看見山裏的人，在街上遊來遊去，希望找着了——一個主顧，買他所牽着新捉到的豹。然而使人最爲驚異的物件，大約要算那種牛車。本市重大貨物，都是用這種

牛車運輸的。車的形式，很是玲瓏精巧；並且彫刻着花紋。車輪的邊緣，大而且闊，用一對印度牡牛拖着。這牛的顏色，光滑和乳酪皮顏色一樣。一雙溫柔善忍的眼睛，長着兩個很大的角兒；角兒恰像七弦琴形式，立在頭上有四英尺之高。

除却了一根韁繩縛在穿過牛鼻子的環上面，再也用不着別的駕具；但將牛擠緊着牛軛，（牛軛係聯在車橫上）再用兩條木梢，放在牛頸兩邊，將他把定，就不致脫下。

這種牡牛的特別的地方，就是背上那一塊隆肉；這塊隆肉，不但是大有裨益於在牛軛之下做工；并且是，如同那駝峯一樣，天生成的一所屯積餘下的滋養料的所在。有了這個儲藏所，若遇着沒有草料場，或是缺少食物的時候，牠們能够不知不覺的營養他們自己。

大頭巾的印度巡捕，維持街上的秩序。公司裏的差使，穿着那寬博而有顏

色的公司號帶，橫在肩上，爲了差事來來往往，或是同着穿白衣服的受歐洲人僱用的僕人，專爲購辦物品而來，和一大羣的衆人混合在一起。這羣人衆，包含各種各國的人，其中從圍着腰衣的鵝形菜色的苦力起，到穿着華麗衣裳有錢的緬甸太太止，無一不備。這裏有各種的面孔，衣服，方言，不可思議的，混在一起。其中還有那自鳴得意的烏鴉，和野犬爭食棄下的食物，常時供給，一絲不掛，在溝渠旁邊遊戲的孩子們一種娛樂。

倘在別個文明國家，這樣子一羣人衆，決不能如此的五光十色；因爲在這地方，齷齪，飢餓，漢，破衣襤褸，每每均顯在外面，而在一般文明國家則齷齪的場合，絕少暴露出來，破衣襤褸，是沒有的，所看見的皆是光耀耀的顏色，至於一般人民呢，雖然也有苦的，却很少苦到受飢挨餓的地步。

這種街市上的生活，瑣屑的印象，我現在對你談厭了。今且讓我們談到那仰光地方，「賽奇」(Saijo)們的生活。

這「賽奇」一詞，是印度人稱呼英國商人，或做官的名稱。這般英人，或者是經營商業，或是經營這地方的政府事業。

這般英國的「賽奇」，做事做得很勤苦。恐怕在我們，方想着起牀之前，他們已經到公司裏面忙了好久了。六點鐘左右，稍微用了些早膳，便到公司裏去，非直到晚上，很少離開這個地方的。公司房屋，大而透風，檻窗都用百葉窗子，或草簾遮起，當熱的天氣時，這窗門草簾，都用水澆濕，這麼一來，熱空氣穿窗子過時，可以將牠變冷。在書棹，餐棹的上頭，由天花板上吊將下來一排一排的長風扇，遊廊外面，管風扇的人，用根繩子將風扇拖來推去，使屋內的熱空氣，時常移動，並阻止蒼蠅蚊蟲停住。個個人做事的時候，將外掛脫去，穿着一身薄薄的衣裳。有許多時候，午膳都是在公司裏喫，以免耽擱了每日的公事。他們的生活，是辛苦的，恆久的，沒有停頓的，很足供我們的取法。

雖然，他們却不是完全都在工作中過日子的。那社會實際上的光景，也是

極能令人醉心快意呢！公司做事的鐘點完結，他們的車子來了！這時候他們笑嬉嬉的一溜煙兒回家去了。開始又一樣的新鮮生活了。這時市上轉成空洞無人。而郭外的風景，却振起精神來，供給這般工人的娛樂消遣。讓我們追隨着他們到他家裏去看一看。太陽是將次西落了，空氣已涼快得多了，這時驅車經過店鋪比櫛的街道，和道傍的方場，極可賞心悅目。鎮市一會兒走過了，於是，是很寬闊的馬路，列着許多熱帶的植物，一直通到郭外。郭外所見，係軍事城壘，和居民的茅屋。這種茅屋普通是巨大的，並且外觀很是舒暢。從他們的房屋中空闊的遊廊，和那善遮陽光的窗子看來，可見這種房屋很適於取涼的目的。這茅屋差不多全是木料造成功的。每所房子位於自己園場內。園場常用花木裝潢起來；並且很整齊的植着遮陰的樹木。廚房和正房隔離，但有一條上面有東西遮蔽着的走廊連接着，在花園的一個角上，便是馬房；因馬在仰光地方，是一種要緊的牲口。

當我們的車子，沿那幽靜的馬路驅過，那路上的風景，漸漸的越顯得有生氣了。那班歐洲貴婦們，白天裏大熱之下，是住在家裏不出門的，這時候她們也走過我們的面前，向網球會裏，或是赴別的約會去。還有那歐洲人的小孩們，或由穿着如畫的衣服的緬甸人，或印度乳娘照料着，也在那裏作晚間散步。成羣的上等緬甸人，同着他們的妻小，也在那涼爽的小路上散步，或從延着大路向大和石公園（Dallouise Park）走去，表現一種快樂自足的神情。滿眼所見，都是美麗的家常的風景。馬路的自身，在晚光裏面，襯以列樹，煞是好看。這晚光照在那椰子樹的冠頂上越顯得出色；並且爲那別種樹木，濃深的柏樹的葉子渲染一層色彩。歌鳥——我們很少見過——在樹林裏彼此相呼應。那竹林裏面的蚱蜢，這時開始唱起來。空氣到這時候，已是新鮮涼爽，當中還流散着花園內各種花的香味。

大和石公園，是仰光地方各項令人魂銷的景緻之一。公園既大；並且布置

得很好，有一很美麗的湖灣，灣繞地，掩映在整列成羣的樹林裏面，園中有一小艇俱樂部，湖上有許多划船，小帆船，使波平如鏡的湖水，愈加生色，鵝鴨，在湖面到處游泳，如同燕子掠過水面一般，將湖面劃出一條銀線。各條小徑皆擠滿着人，有的是坐車，有的是步行。有好多的人齊集在音樂亭左右，聽音樂；或是彼此閒談白天的事情。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景緻，仰光各項時式的生活狀況，都在這裏表見出來。混在這裏的，還有那穿黃袍的佛教和尚，和各階級的本地人；因為緬甸人都喜歡晚上來到這園裏，或是聽音樂；或是閒看日頭慢慢的向他們所摯愛的浮屠塔後面沉了下去的時候，那天上的變幻無定的彩霞。

現在日頭已經沉了下去。那天氣忽然的轉成涼冷，於是各人都急快的將大衣披肩着了起來。倘若忽略了這層預備，結果或者要得寒熱症。

好多的人，在未回家以前，仍在游藝俱樂部再耽擱一下子。這個場合，大要

是男人的集會地點；然有時，也有音樂隊在此奏樂。那景緻也是真正美麗的。小孩們和他們本地的乳娘，在草地上戲玩，他們的父母，在那散佈草地上的小桌子上品茶，等到露水下來，小孩子纔被驅了回家，而年長的人，則趕到俱樂部屋子裏去打彈子，或是閒談。

仰光的各方面的生活，都是極其愉快，極其有趣；可是這並非緬甸人的生活。仰光地方，已成了大商業的中心點，那些聽天由命的緬甸人，頗被掩沒而不足重輕了。再還有一層，仰光可以代表西洋人在亞洲佔領地方所有的生活情形的大概。第三章，我將告訴你們緬甸人自身的一些事情。

第三章 人民

讀者可曾想到，世界上各種人的性質，多少是受他們原始生長的地方的天然力的限制的嗎？崎嶇的山嶺，和那嚴酷的氣候，所產出來的人，有相似的酷烈樣子。反之，如人欲訪求詩人樂工，自然是去到那居在快樂的風景如繪

的環境的人種中去尋覓。例如意大利人就是由這種情形產出的。緬甸人也不能外於此例，他們也是大大的被地方的天然力所形成的。那土地是極其肥沃的，差不多各種物產都能發育生長，天然界供給他們很豐富的食物，使他們自己方面用不着費什麼勞力。氣候又是如此的潮濕，如此的燠熱，使人萎靡不振，所以在這地方的居民裏面誰也不想望他們具有怎樣的毅力，或極有決心的性質。他們那美妙的宗教，造成他們那種和平溫厚的性情；並且他們那種孤立的情形，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和鄰國隔絕，不相往來，幾乎使他們完完全全不被外面較大的世界的活動所擾動。實在的，正爲了他們那聽天由命和自足自滿的性情，所以緬甸人常被人叫做『東方的愛爾蘭人』(Irish of the East)。但是我想緬甸人恐怕免不了被別人加以怠惰的徽號哩！他們有些和那愛爾蘭某某幾處地方的人相似，把大多數工作，都讓給女人去做。

緬甸女人，通例是力作不倦的；並且在職務上，很是聰明伶俐。多數的事情，都歸她們管理。至於一般男子，則多嗜好各項遊戲，更勝於正當的職業。但他們的性情，却都是和平溫厚，無憂無慮，快快活活過日子的；他們所穿的衣服，多歡喜做效林中花卉或色彩斑斕的鳥蝶的美麗的顏色。以這樣的民族，和那辛勤勞苦經營着仰光商業的異種人同處，那就怪不得緬甸人要被人遮沒，不能出人頭地了。在仰光地方，雖然也有許多的街道，全然被他們佔據着，但他們的優勢，終竟以在那幽靜的郭外的四週，為比較顯著。

環繞着仰光，有許多緬甸人的村落，半埋藏在樹林蔓草裏面，那些古怪的房屋，每築在隔開馬路若干距離的場合，所有房屋都用木頭或竹子造成功的。這種房屋的格式上，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引人注目的。但在他們當中偶然的有一所和尚的菴寺，却是裝潢得很好，足以動人心目。這菴寺也同他們別的房屋一樣，是用木造的，立在一個木臺上面。木臺用粗的柱子，支着離地升

起四五英尺高，這柱子每通過圍繞木臺四週的欄干，柱尾彫刻花紋，成一個頂端，再用一步一步的階級通到臺上，臺的上面便是菴寺。這菴寺的樣式，是極其精巧玲瓏。牆、門、窗，都飾以彫刻花紋。那屋頂呢，是由一個高一個，一層層的重疊起來，每每升得很高。那屋頂突出牆外好多遠，以便遮蓋着下面的木臺；每個屋頂脊上，均飾以精緻的彫像，以象他們心目中所信的，那些或善或惡的神靈。屋簷盡頭處的裝璜，也很是動人心目，彷彿是像一隻孔雀的樣子。這麼一來，將菴寺外表裝飾得十分精巧玲瓏。有時候菴寺都是鍍以黃金，門上或牆板上，均鑲入鏡子，或是金類的光片，和別的光耀的材料；有了這些東西，在日光下愈顯得光彩輝煌。

菴寺內有佛教僧徒住着。他的職務是教鄰近的小孩們讀經；或對那來拜望他的香客，宣揚佛法之美妙。關於這些事我立刻還要爲讀者細說。所有和尚都是削了髮的，穿着一件棉布僧袍，用一種樹汁染成黃色。和尚們很是溫

和，并且好客，他們度日，極其簡單。所有食物，都是由民衆供給的。看和尚和他的徒弟，每日裏的巡行化緣，是一個可以入畫的景緻；他們每人攜着一個碗，到人家屋子裏去，住屋內的人，多情情願願的佈施食物，他們便用這碗兒受着，和尚從不堅求他們的幫助，也不說一聲謝；因為這種佈施，是這般信仰宗教的人，隨緣樂助的；他們以爲這是一件『功德』。

和菴接近的，有遊行香客的住所；這種房子的屋頂，雖和菴堂一樣的裝飾；但他的外表，却比較菴堂簡便得多，每每有一面完全是露天的。這種屋子原是爲香客們建造的，無論何人，皆可以住得。每每有行路的人，趕不着旅店，有了這個便利的場合，遮過那夜間的露水和那陣頭雨，心中當然要覺得十分感激的。

他們的建築術，還有別的驚人處，便是那尖塔，或五七層屋頂的塔，一層小似一層，到完成這一層屋頂，是一個細工鑄的鐵傘兒；傘上裝飾着許多花草；

上面還吊着小鈴和銅鈸，清風徐來的時候，鈴和鈸搖搖擺擺發出那叮叮噹噹的聲音。可是這塔只建在神聖的廟宇或王宮上面。

他們最美麗的建築，要算是「浮屠塔」（緬甸人廟宇的稱呼）而緬甸國境內各種廟宇中尤最美麗的，要算仰光的沙德宮（Shwe Dagon）大塔。「沙」就是「金」的意思。這個美麗的鐘式的錐形塔，距牠的基礎升起三百七十餘呎高，全部都是包着金子。那塔所立的基礎，也是很高的，却是人工做成。這基礎的土，是從別處挑來，做成一個土壘，和神龕的臺腳。原有那些塔，皆是由堅實的磚瓦造成功的。塔的裏面，每每封藏着聖骨。起初不過是小小的容積，一朝一朝的國王，時時將磚瓦加添上去，漸漸的越加越大。直到今日，就成功一個立在我們面前這麼偉大的沙德宮塔。如此的高大，如此的美麗，的確確可算得世界上奇觀之一了！環繞這寺廟的脚底，有許多的神龕，個個神龕都是高巍巍的，飾以彫刻的細木，和高高聳起的旗杆兒，加以鍍金和顏色的鑲

飾，裝得華美異常，各個神龕也實在都很配成爲一個單獨的廟宇。異想天開的偶像，和彫刻花紋的欄干，將各處神龕彼此連接起來；并聯接着大廟本身從文飾的座腳上，植着他們慣例所有的沙門聖樹。這聖樹是由精細工作做成的鐵樹。有六十或八十呎高的旗杆，杆子四週圍繞着寓意的偶像，或婆羅門的鴨形。那很長的旗旛，在風中飄來飄去，同時從塔頂上吊下來的小鈴，發出那叮嚕聲音。（這樣的鈴，個個小塔上都是裝着的）。圍繞着這座廟宇的，是一個寬闊的平臺。平臺邊上都是店鋪，和別的房子，因爲緬甸人最愛他們的塔，每有許多人在這裏消遣日子。所有日用的東西也要預備着。

如欲得着關於緬甸人較爲真切的觀念，無論何處，總不及這金字塔的平臺上面。這地方全日裏都是擠滿着人的，不但是從仰光本處來的；并且還有從這國裏別地方來的，他們來此的目的，或爲祈禱；或爲賞鑒這個塔的奇景；在神龕之前，常有成羣結隊虔誠的緬甸人，對着禱告，神龕裏面，常供奉着一

尊或數尊的佛陀的偶像，佛像之前，燃燒着蠟燭。這般敬神的人，（大多數是婦女）手中執着花兒，候將離廟之前，便恭恭敬敬的將花放在菩薩所坐的神龕上面。

那些花，和染色的蠟燭，是在平台上出售的。通到平臺的有幾條樓梯間，這便是仰光一個極好的市場。這上面兩邊的店舖所出賣的東西，自珠寶和孩子玩物并食物器具，幾乎樣樣都有。從下面的街道，走上廟裏的進口，也是極觸目的。頭一件是一個闊的階梯，通到一個鍍金畫漆的亭子，亭子的兩旁，站着其大無倫的護法神。

經過一所裝飾着善神的偶像，和別的意造的人物的拱廊，有一條很長連接上去的階級，自頭至尾，到處都是，覆着裝璜的屋頂，一直通到上面的廟宇，這裏成日間，都是擁擠着穿着那色彩斑斕的衣服的步行者，上上下下地在善變的太陽光線之下，或涼陰市場經過。觀察這地方的人民，到此處越加真

切。除了此處是沒有別的機會再好了。各界人的樣式，都表見出來。如果我將他們仔細的描畫出來，或者是很有趣的。緬甸人算是中國的一個鄰居，也屬蒙古利亞的人種。并且曾經成爲中國的一個屬國。男人大都俊秀。婦女和姑娘們當中，我也曾見過好多極其美麗。男人常是憔悴的樣子，婦女的皮膚，普通是比較紅潤的，她們的頭髮，差不多都是紫黑色。她們的衣裳，是光亮而潔淨。他們都穿着短衫，每多白色的，有時也有上等太太們，用有花的絲絨和別的貴重材料做衣裳。男子所穿的，通常用那染色的綢子，或染色的棉布，合成的短裙，圍在腰部；或穿着一種他們叫做『別沙』的這件東西，也是用染色絲織品所做成的。用好多碼寬鬆的料子，在腰際繞成一個球兒，當作一種附加的搭膊巾或頭巾，如覺天冷，便將這頭巾加上去。歐洲所製的短襪和靴子，現在也時常有人穿着，再將那顏色的絲頭巾繞了上去，男子的衣服就此完畢。婦女穿的衣服，有很多的場合，是和男人一個樣子。也穿着相似的短裙和

短衫，或是更加鮮豔的，貴重印花絲織品的裙子；那裙子一面都開着，兩腿露至膝爲止。再用深色的料子，加上一個闊邊，行動時拖垂至地，這麼一來，比之短裙外表上愈加文雅。腳上穿着，是木頭拖鞋。圍在肩上，是一條很長的肩巾，用顏色的精緻的絲織品做成。女人不似男子，不戴頭巾；但將她們的頭髮，大加考究，她那頭髮，總是光滑而且整飭的，無一不用梳子，或精美的花裝飾，天生成她們美麗的纖手，她們又喜歡用珠寶加在上面，愈將這個特點顯著出來；雖有時帶得過多，然却都是些好東西；因爲緬甸太太，是看不起人家帶着假寶石的精緻的扇子，和手帕，攜在她們的手裏，還有巧製的遮陽傘，是油畫着的；半透光的，恰似一個月華圍繞在她們的頭上。在這麼一個緬甸人的陣裏，所有想得到的各項顏色，各種織品，都紛然陳列目前，要想把定一個確切的印像，却是一件難事了；但我們總可覺得那種普遍的快樂，無憂無慮的心理，却是無處不參透到的。若把緬甸比作一個美麗的花園，那人民便好像是

毫無心事的蝴蝶，在花蕊上飛來飛去一般。

第四章 伊落瓦底河

河流在地面上，好像血管在人身體裏面同一樣的作用；乃是關係生命、動的大來源。河流不但是灌溉肥沃田地，並且是供給商業上的運輸最便易、最經濟的法子；爲了這層原故，所以一個最大的城市，和極活動的商業生活場，每每放在河流的兩岸。

這層原理，引用到緬甸地方，更加特別的真切；因爲這個地方，至今鐵路仍然稀少，僅靠着一條伊落瓦底河做運輸的大道。大隊的汽船，按着定期的往來仰光，曼德勒（Mandalay）及八莫等處，裝運貨物和旅客；此外還有好多各種樣式，各種容量的土船，相幫着經營這地方的商業。

伊落瓦底河的便於運輸航線，有一千英里長，國裏大部分的人口，都散佈在這河的兩岸。除了少數孤立的鎮市，和移植地，四邊圍繞着面積有限的耕

種地以外，全國遠離着河岸的場合，都是莽叢塞道，和古木參天，實實在在完全沒有居民，沒有耕種的。但是沿着這河流的全線，却接連着，都是鎮市，村落。每處高丘上面都蓋着菴寺寶塔，那居民彷彿是大多數住在水的上面。

伊落瓦底河，是一條面積大，容量大的河流，也似別的河流一樣，每遭有定期的洪水，兩邊有沙灘淤積成的高岸障着，河就在兩岸的中間，紆迴曲折的一路流下。河水裏帶着膏腴肥沃的污泥，經年累月，便在河口上淤積了一個三角洲。

伊落瓦底河的三角洲，面積頗大，處處被很深的小渠截斷，替這河開了許多的口子；並且這麼一來，將一塊淤積平地，分裂成好多的小島嶼；在這般島嶼的中間，除用小駁船以外，交通是不可能的。這些島嶼，大部分，都是長着密密的莽叢，却成了老虎和別的野獸的巢穴。因為他們的巢穴和仰光市這樣的接近，所以老虎往往會跑到仰光地方來，沒有多少時以前，有一隻老虎竟

跑到仰光大塔裏面藏着，旋即被人打倒了。著者在仰光時，還聽見一個有趣的冒險新聞！遇着這場險事的，是仰光河口燈塔上的看守人。那時他正是自在消遣他的早晨光陰，沿海濱一路散步，他一面走，一面讀書；那日頭光線很強，他撐起一把白色陽傘，遮住沙裏水裏來的反光。猛然間失足踉着了一隻老虎，那老虎正在海岸上安安穩穩的睡熟着呢！他經這一嚇，失聲一呼，立即將書本和陽傘都拋在地上，反身沒命的飛跑。跑了若干距離回頭一看，忽見那老虎，也同他一樣的驚慌，向別的方面相似的勿急飛奔去了。

伊落瓦底河的下游各水道，接近海面，是有潮信的。在高潮來的時候，陸地很少高出水面之上。檬果樹，矮棕樹，蘆柴等，都沿那泥濘河岸長着。岸上有漁夫的草屋，用柱支起，一半築在水面上。他們半身是赤條條的。他們坐在形式古怪的挖空獨木舟中，從事他們的職業。在一連接仰光和拜仙的主要小河北，伸展着一塊廣大的肥沃平原，每年生長極多量的稻穀，是爲緬甸的主

這樂用力，使木排離開沙灘並使木筏的頭端向前駛去；但是這種方法並不能時常奏效。

有許多時候，木排上的人口，如此其衆，於是一羣茅屋組成的小村落，便建築在木排上面；我曾看見這般水手的妻和孩子，并那牛羊，家禽，都在木排上面所造的房子內住着。至少我還記得有一次看見一個木排上面，建築着一個竹的寶塔，夾河兩岸，也常看見築着竹質的寶塔，以便水手的虔敬頂禮。

各種景緻之外，還有那山脊背後的彩霞萬道的落日景色，當那天上的五光十色，映在澈清的水面上時，那浮屠塔的尖頂，和那半被兩岸茂林豐草所掩藏的美麗村落，也都完全映出，誠不愧爲天地間奇景之一。

第五章 伊落瓦底河（續上章）

差不多每日早晨，河上都是罩着密密的雲霧。各物都被遮住，隱而不見，直到太陽漸漸的得了勢力，纔將雲霧驅開，重復顯露一切美景。

這樣的大觀當其在早晨日光下初現時，真正是美麗得很。

我們的輪船貼近那高聳而整齊，滿被花草的河岸，停住，但覺船底下沈寂的河水，潺潺的流過。河水是十分的靜謐，對岸的景緻，逐一都照在水裏。岸的後面一層層升起的，是那樹木森森的山脊，在他的岩谷裏面，仍留着若干的餘霧。山上的樹葉，是各種各樣的：有如毛的羅望子樹，荊球花樹，正和那濃葉的榕樹相對照；還有檳榔果樹，和棕樹障翼着桑樹，和含羞草等等，而在樹林各種顏色裏面，越發出色的，是那翠綠色的竹子。竹子對於緬甸人，可算得林內各項樹木的中間，是最有用的一種植物，隨便何處，都是繁盛的。

太陽出現，各物亦隨之醒轉。成羣的牛，沿岸漫行。赤着半身的大人和小孩子，從高起的臺子上，驚走那野禽，使之離開田裏成熟的稻子。岸上各處的煙，和水面船筏上的煙，在那沉靜空氣裏面，直亭亭地升起，這是預備儉約的早飯時候，於是待早餐後，次日的工作，便要開始了。

淺地，在那較低的甲板上面，是不能夠看出來的。這舵呢，是個很長的葉形槳兒，吊在船尾，高頭的一個環上。

這船當向下水駛行時，平常是用十二枝，或十六枝槳兒，划動推進，水手搖槳的方法，是徐徐的有節奏的擺動。當有信風的時季，猛烈的風向上流吹去，於是他們就張起帆子，不用槳了。這帆柱是用兩根竹竿連合成的。在竿頂上用皮帶，或繩子縛在一起。下面的兩枝柱腳，分別縛在船沿兩邊。如此的竹杆架子上面，張掛着六七塊方形的布帆，巧妙的結合一起。這樣布帆，雖只在有風時期可以應用，却能助船走得非常的快。此外還有許多別的船舶，形式上都是特別的，就是那刳成的獨木舟，也是美麗的，牠的船頭龍骨，微帶灣曲，升在水面之上。有了這一點，使那純然的一根直木料，加上了一些美的質素。

普通沿河兩岸，都是魚業，他們所愛用的方法，是各種各樣的網兒。河岸旁邊，常常看見用竹和蘆柴組成成功的，小小的茅屋高升在地面之上。這些茅

屋，都是漁人寄身的所在，他們用一種拖網，捕鄰近淺灘上的魚兒。這種拖網，是用太陽曬乾的葫蘆，做浮子使他能夠浮在水上。除此以外，手網也偶或用着；但最有趣的，或者要算那精巧樣的魚箏，這箏是用一張網綁在竹的架子上面，從岸上將他放下水去，專待輪船走過的時候，這些魚都被驚擾，正向岸竄逃時，守着網的人，就在這個相當的時候，將網兒舉起，那些魚便被捉住在網裏了。

還有那木排，也是很有趣的。這木排是用柚樹和栢格樹 (Pyngado) 木料所編成的。這木料是深入內地的樹林裏面，採取得來的；并在經過樹林裏的小河內，編好了，然後轉入伊落瓦底河。在路上常需經過好幾禮拜，纔能得到達仰光。

木排的面積，是很大的。掌木排的水手，人數目之多寡，看木排的大小不同。也沒有什麼推行的方法，只聽木排隨水飄流。惟兩頭設有若干槳，水手便藉

的開到；有的是負着各種貨色求賣的，或是交易他種物品的。還有些人是上船專買他們要用的東西的。

差不多日用所需的物件，都可以在這漂流的商場裏面買得着：衣服呵，刀劍呵，鐵器呵，燈呵，鏡子呵，（後面這種貨色很是行銷。）以及中國的醃蛋，英國的麥粉，印度的咖喇醬，糖果，蜜餞，烹飪的器具，陽東的乾魚，都是所陳列着船上的貨品中的幾種東西。那各村莊的人，所拿上船來出賣的，則有油，米，土絲，和做得很美麗的籃子，及漆器之類。

在各大站頭的登岸場合，沿河岸旁，每泊着許多的駁船。這種駁船，時時因河水的高低而移動。往往船頭纔攏近岸時，這班水手，便攜着船索子，跳過船上岸去了。汽船到時，看聚在碼頭上面那一羣奮力爭軋的人，是很有趣的。或是登岸，或是上船，個個人都爭先恐後的跑上那狹窄船腰路口。這路口是輪船月臺和岸上相接之處。爲了這層緣故，結果每有許多的人跌將下水去。個

個人都想，在這有限的光陰以內，能够做得着利益最豐的生意，因為輪船到碼頭不是每日遇着的，并且他的停泊時間，是很短的。

沿河兩岸，還有許多的人，他們對於輪船的抵埠，是不關心的，或是在河下洗衣服；或是洗器皿。并有小孩們，在河岸上頭游戲；或是在河下舒舒服服的游泳；或是在水裏圍繞着輪船戲耍。

輪船上的生活，既如此的有趣，而從甲板上看見的那河下生活，還要加倍有趣。一般的本地船，大多畫着極希奇的花樣，那最令人驚異的地方，就算那艙船（Laungsat）這種船的身量極大，能夠裝載多量的貨；船頭很尖銳的豎起，船頭破浪之處常在水面上；船身的外形很是美觀；船尾高舉在水面上，成一個矮樓，這個矮樓每加以精工的彫刻，船身之一半蓋着水手住的艙房，艙頂上有一個蘆柴和草，造的天篷，是舵工遮身的場合。他這麼樣子高踞在上，面，能看清那隱伏在河下的沙灘淺地，然後船行時，方能隨時讓開。這種沙灘

主要輸出品。

各種樣式的貨船，有各國的人衆駕着，從各碼頭裝載巨量的稻子，順流而下，向仰光進發；這些稻子，到米廠裏碾過之後，便可裝運出洋去的。

這樣有潮信的河流，雖然沒有什麼美觀，但在新來人的眼睛裏面，看見岸上天然生成的毛叢叢的椰子樹，秀雅的棕樹，和許多別的希奇的樹，長得都並立着爭榮競盛，或者是很有意思的呢！還有在各個停頓的一場合，皆有那可以入畫的土人村落，香蕉樹林，或芝蔴園，環繞着在河岸上，有許多船是方在建造，或修理，預備下季的洪水來時，好應用，而在河下則有繼續不斷的運送船，觀之令人感覺，興味無窮。

然普龍 (Prome) 以上的河流，流經構成緬甸的大脊骨的山脈之間，沿途每里，皆有變化靡常，無限的麗景。

河岸頗高，因爲河水時有高低變動。所以結果把牠截成有層次的土臺樣

子，上面戴着一帶的連續不斷的樹林。在兩旁河岸樹林的中間，鎮市村落，不時遇着，一半隱在樹葉裏面。在後面，那高高聳起天生成崎嶇不平的地面，一概包圍在密密的樹林裏，這高低起伏的樹林，一直銜接到很遠的雲氣朦朧的高山。

伊落瓦底河的水流勢很急，也似其他有洪水的河，河道常常因此改變，因為大水來時，每冲刷去某某河岸之一部分，而在下遊另一地方擁成一個新沙岸。因此，大汽船航行很困難，全航路必須用竹子做的浮標標記出來，而在那比較險難的水面，又必須常常更動浮標。航行這河下的船，有些船身很大，長至三百呎以外，闊約八十呎左右。有許多能裝上兩千多旅客，其中多數艙面上的客人，就在船尾上做一種遊行的商業，以應兩邊河岸的鎮市村落的需要，因為那鎮市村落裏面，多是沒有正式的店舖的。

各個停頓處，常聚着許多的人（其中大半是婦女子們），站着守候輪船

要比之屬於緬甸的爲多。

除了前面已經說過的山峽外，這條河下，還有別的山峽，以及許多別的有趣的特點，也狠有陳述之價值。西百洋 (Thabeithyan) 是一個寶石鑛的碼頭，從離河向內地去有三日的路程；多石的島嶼，和島中的菴堂，及浮屠塔。據說：菴堂裏的和尙，能够馴熟水裏的魚，他們每親手飼魚；閩貢 (Mingoon) 地方的大鐘，和沙谷 (Shawca) 水濱市場，以及許多別項事物，可是要我將伊落瓦底河所表見的各項有趣的事物，逐件的爲讀者講說，實在是不可能之舉。但是就上面所說過的，大約已足使讀者想見這一條河是如何美麗，而且有趣了。

第六章 村落生活

離了河下，且讓我們登岸到許多村莊中的一個村莊裏面去看看那緬甸人的生活，是怎麼個樣子。

我們的輪船，是靠岸停着的。船上所裝的貨物，都在這時起上岸。做燃料的木頭，也堆放在船上。這都是些勞苦的生活，每每是由女孩子去做的。她們是按件頭拿工錢的，大都操作極勤，包捆箱子，都搬放岸上，預備裝入牛車；或是負到岸頂上去，那裏有馱貨物的小馬，在等候着，以便負這些貨物，到較遠的地方去。

當我們上岸的時候，村裏人向我們招呼成羣成隊的年輕人，都尾隨了我們到這個村落去。他們雖然大為注意，我們的自身和我們所有的難於遮蓋的奇異物件，可是無論如何，他們對着我們，總是很有禮貌，從不驚擾我們的。這村莊的位置，貼近河邊也是隱在向岸傾垂的樹林裏面。其餘的三方，用有刺的樹兒做柵子；或是木料柵欄圍着，當作一個堡障，隔離野獸和成隊的盜匪襲擊。這些盜匪都是伏在叢莽裏面，常常侵害那偏僻而無保障的村莊。柵子上差不多都是蔓延滿了爬行的籐子；或黃色的牽牛花。柵子每邊，皆用

不出名的礦脈內來的，全河道各處，多少總含有若干分量的金子。本地的人雖然早已習慣了淘金的生活，然大規模的企圖，不過是這最後幾年內，方才着手經營的。

伊落瓦底河，有許多的支流；其中較大的，如金丹（Chindwin R.）河，冒（Mu）河等，常常會漲水的；多數樹林內的川流，平常都是乾涸的。除卻五月起，一直到九月止，信風發作時期。那時河下得了雨水，漲成急流；各支流的水，都傾瀉到伊落瓦底河裏去。於是那河，立刻就漲起四五十呎高，這一條素來波平如鏡的河道，竟變成猛急的洪流。許多地方的河面，竟有兩英哩闊，一直滿到岸頭，汎濫了田園，漲沒了村落裏面的街道，掃蕩了沙岸兩旁的茅屋，寶塔，一切臨時的建築物，那污濁的河水裏面，所含着的爛泥，每年都增附到河口的三角洲上。

每當河水漲時，在這般小河口邊，可以看見用竹竿的架子，張着魚網，橫在

河口。還有樹林內的小河口的滯水池塘裏面，浮着大堆的木料。這種木料，是從樹林裏面採伐下來好久了的，日積月累的堆積在這麼一個便當的場合。多數的人，在這裏忙忙碌碌的將這些木料編成巨大的木排，如我們在河上所時常遇着的。但是這些木排的要走的行程是很長的，且每每會在路上擱淺。編束木排，不能用平常的繩索，因為繩索不能在水面上耐幾個禮拜的消耗損壞的。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用籐子來代替繩索。這種籐子，是天然生成的，很長，每至一百碼，或且不止；質又堅韌有彈性，滿樹林裏都是長着的。木料多半是柚木樹，或是鐵木樹（Pyingdo）這種樹身很重，能沈入水裏去。所以在編製木排之前，先將竹排做好，再將木排，吊在竹排的底下。

汽船通航的最後一站，叫做八莫。是一個有趣的場合，和中國邊界相接近。雖在太平（River Taiping）河岸，尚有舊傳下來的寶塔，和別的建築物，純粹是緬甸式的。可是就這鎮市上的大體看，他所帶的成分，實在以屬於中國的

透明珠光一樣の色澤，同時光線兒更迭着忽明忽暗，彷彿是一刻兒將這些山峰鍍了黃金，一刻兒又像將牠們用了一種奇異的紫金色裹住。

當我們的輪船進了山峽時候，日光已滿照着，使我們可以看出四週環繞的物件，越發的清楚。

此處也和別的場合一樣，草木很是豐盛的。石壁上每個隙兒，都是樹木，和蔓草的駐足地。那山頂上面，和山坡，都是密密的長着樹木。

走過這山峽約需兩點鐘。這河道很爲盤曲灣繞的。河道灣曲處的小小沙灘上，時見發光的卵石，壓樹根上頭，魚欄，（如我前章所說的）常常看見。鷺鷥爲數極夥，在那裏和漁人分享河下的捕獲品。伊落瓦底河所產的魚，以此地爲最佳。

總言之伊落瓦底河的山峽裏面，那種沈靜而不可止遏的河流，和顏色光耀種類繁多的樹林，並那深刻不能忘記的風景，實構成世間一種極其動心

悅目的景緻；即使河內除却這個，再沒有別的景緻可看，單獨這個山峽，也能夠充分慰藉遊人在路程上的勞頓而有餘了。

這條河兩岸的山地，雖然大都是肥沃的。但也有一部分，在西岸的小山却是完全一物不生的。那紅黃色的石壁，愈增其炎熱，比較上的頗不足遊人注目。然而這個不許遊人涉足的區域，却是緬甸全境的最鬧熱最富有的地方；因為緬甸的很大油場，便在此處。那火油棧內的烟窗，散見在沿山沿河岸伸展至數哩之長，表現出這個地方的實業。是何等的活動。從前緬甸所用的燈油，迫不得已，要從美洲裝運到來。目下雖然尚有若干額數的美洲火油入口，可是緬甸自己所產的火油，不但足夠他自己使用；並且能夠運出頗大的數量，到別國去呢！河下的輪船，每每即用那未曾提煉的油當作燃料。

在河下的這兒那兒停泊着的，是形式希奇的打撈器具，從事於撈取河下的沙泥。將混在沙泥裏面的金砂屑，抉擇開來。這樣的金子，是從那幾百里外的

伊落瓦底河在他們兩岸的中間，彎成一個偉大的曲線。因此便愈顯其堂皇，巨大的氣派。這條河，有好多處的水面，很是寬闊，表面上看去，恰像是內地的湖泊，不像一條河道。在沒有漁人住着的沿岸，每見成羣的野鵝，鸕鳥，和他的涉水鳥，或是棲宿在那裏；或是捕那淺水裏的魚。釣魚郎（鳥名）忽向這兒，忽向那兒，入水捕魚，野鴨成羣的在那光滑如鏡的水面上，食那孳生很蕃盛的小魚。

綜言之這風景的全部，是一種恬靜的美：就連那崎嶇的山峯，也因爲蓋着了綠葉，而變成平滑柔軟了；加以和暖的空氣，和清澈的河水，聯合造成一種恬靜安適的境界，正與那生性自滿自足的緬甸人的情性默相契合。

可是在某某數地點，例如在蠻德勒以上的山峽。——那風景便另具有一種雄毅的色彩了。

在這地方河道比較狹窄得多，淵深而沈寂的河流，在兩旁緊夾住的高山

中間，灣灣曲曲，流行許多里。所經過的有一座高山，形成一個垂直的懸崖，聳立水面上可八百呎來高。

我曾有一次很僥倖，恰當東方初發白的時候，走近山峽裏面。那時很重的霧氣，仍然籠罩着青白色黑暗暗的山上。這黑暗暗的所在，就是山峽進口的標記，在兩壁山峰的當中，有一種不能衝破的朦朧幽暗的景象，彷彿有不能通過之勢；當我們輪船正向着這暗處很快當進發時，我們不知不覺的，感動起來，覺得這地方已是到了盡頭的路，此外想再沒有東西存在了。這種奇景，再加以流過兩壁中間的這麼一條黑漆漆的目不能覩河流，愈令人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異感。

頃刻之間，這剛升起的太陽，燭照在高高團聚在山峰高頭的濕氣雲霧上，幻成極美麗而且時常變化的異彩，這般連接着經半點鐘之久；當那圍繞着山頂的雲霧，慢慢的移動時，有時爲日光所照成爲緋紅色，有時又復變爲半

粗大的木料，做成一個柵門。這門很是笨重，關閉時少不得要利用轉輪。到晚來，門常關着。所以凡是有人想走進村莊裏去，都不能夠瞞過看守人的。這守門的人，就在貼近門口旁邊的小個茅屋內守望。

門口左近，或沿路旁，隔不多遠，便有小廚高豎在地上，廚頂用草蓋好，廚內放着瓶兒。瓶內盛着給過路人喝的茶水。這瓶內的茶水，由村裏人時時將他添滿。喝茶的杯兒，每用那光滑的椰瓢，有一個木質的長柄兒。我們并可以看出来，那水是決不會盪出，或是浪費的。因為緬甸是一個乾旱的地方，有些場合取水須遠到河下去；所以喝水的人，均知道顧着後來的人，決不肯浪費的。走進這木柵包圍的圈子，我們便到了村的內部了。這地方的緬甸人底房子，都是很適意的，安置在一行一行的棕樹，檸檬樹，和別的各种樹中間。除了以上幾種樹之外，還有聖櫛樹，也是常常看見的。

房子的布置，大概兩屋彼此的中間，總留着一條巷，或走道。房子的原料，大

都是竹子建築成功的。但也有些房子，他們主要的木料，是柚樹的。地板普通是用破開的竹子，覆蓋屋頂的乾葉子，叫做象草，這種草是很適於隔離夏季的日光，和風季的雨水，牆是竹蓆做成的，這竹蓆常常加上顏色，或是編成美觀而單簡的圖案。

房子的前面，大概都是全開或半開着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內面各種的佈置。草織的睡蓆，當做牀鋪，他們通常是沒有用椅子。惟那一張低低的雕刻的木頭架子上面，有個盤托兒，他們簡單的食品，都用這盤兒盛着。那青銅的，或是陶瓦的，煮食物的鍋兒，是放在生着火的爐子周圍。那裏面漆繪和雕刻的箱子，裝着家人的衣裳，那房屋之一角放着一個架子，上面放着一個大罐，裏面裝着些喝的水。用蓆子分開的，彷彿是內室，我們可是看不見。我們已經看見的這些家常所用的東西，盡是極簡單的性質，但是已足夠緬甸人的需要了。

所有的房子，都是離地升起數尺之高，爲的是避開蟒蛇，大水，和瘴氣等的緣故。這房子底下的空間，常用做養牲口的欄，或是做一個很適用的儲藏農業器具，或是別的傢伙之所。這樣簡單的緬甸人的屋宇，建在青蔥樹林裏面，每呈一種美觀；樹林的影子，投在彎曲的小道上，道旁長着很高的草，間有被貨車輪子截成很深的痕跡。還有各種的籐很豐盛的蔓延在屋頂上面，或從屋簷上面垂下。那成球的花朵，香蕉樹的寬闊的葉子，傍着房屋，臨風搖擺，頗具有一副婀娜之致。他的翠綠和別的大樹濃密的葉，互相映照，迥然獨異。還有那些穿着顏色很漂亮的衣服底村人，在這萬綠叢中，來來去去；有時走到燦然朗照的日頭下，有時又走入濃蔭中，循環更迭，令人覺得其中別饒風韻！

這壁來了一個年輕的美麗的母親，穿着那蘋菓綠裙子和雅致的白色短衫兒。將她的孩子兩腿，交叉搭在肩膊高頭，一面走，一面和她的孩子輕言細

語，現出那種親愛的樣子。一會兒走到了她的屋子裏，那做母親的各種愉快，都顯露在她的面上，於是就將她的小孩子，放在籐織的，從屋頂上面吊下來的搖牀裏睡着，然後便慢慢的搖將起來。

現在又走過了一個老年人，扶着一個小孩子，看那孩子的樣子，似乎頗以能照應他的祖父，而揚揚自得的樣子；這是因為緬甸人之尊敬老年人，決不下於愛小孩兒之真摯，這種習尚，要算得緬甸人的一種美德了。

當那許多的村人，方在稻田裏面做工時，還有許多在家門口做生活。例如：織蓆、編籃（其中總有小孩們來幫忙）、紡絲、或製造陶器。還有若干草蓬是專為榨油或煉糖造的，裏面的磨臼，都是用小牛拖曳。另有若干村莊，製出那美麗的紅色的或金色漆器，時常行銷到外國。再看那村裏的鐵匠，他們用那古老式的傢伙，搥出那形式奇巧的刀斧；這種刀斧，乃供樵夫使用的。在鐵匠傍近，那木匠也是使用相類的簡單傢伙，在裝修一個雕琢精美的車輓。

在各街道上有許多赤條條的小孩們方在遊戲。所玩的遊戲，也有和我們的相似的。如石彈呵，地黃牛呵，跳背戲呵，放風箏呵，種種遊戲，都挨時挨次的玩去。又有在溝渠的小塘裏面，用他們玩具的帆船，來舉行小規模的競渡。

小孩們也到學堂裏去。這種學堂，開在菴寺中，或私人的住屋裏面。到他們年紀漸長大事，就要從事他們的職務。男孩們，或是看守牲口，或是划船；女孩們，便到叢莽裏去採柴，或從樹林裏面的池塘內取那未經提鍊過的火油，用他點燈。

隨意遊行走遍村莊的，是豬牛，鷄鵝之屬，此外這地方免不得還有一種狗。這種狗是特別的，並不是家狗，是野狗；但牠們每倚附人家，既來此後，彷彿就把這一家的事當作她們自己的事一般，常用牠們那種猛烈的吠聲，做一種虛張聲勢的守護。更有許多村莊裏面的豬，腿子長得很長，兩腳跑的飛快，牠的能力，彷彿也似狗一樣。若是生疎人闖到村莊裏面去，每要極猛烈的反對。

著者有一次雖是騎在馬背上，尚且被牠們所攻擊，而不得不爲之退避三舍！白日裏，有許多的村人，都在稻田內忙碌得很。因爲米穀，是他們的主要食物。他們所耕種的，大概只有這一件最普通。就是產下地才一日的小孩子，也是喂他吃米飯。喂時先由他母親將牠咀嚼爛了，每吃一小口的飯，隨用幾滴水把她衝下肚去。到了晚來，那些疲倦的牲口，將那作輾軋作聲的車子，拖了回家時，於是滿街上都是那憇工回來的個人。這時候他們的妻小，已給他們預備好了簡單晚飯。

這村人的度日，是一個簡單的快樂的生活。再加上許多優美的家庭生活上的習慣，越發有趣了。他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到了村中庵寺裏，那最後一次娛耳暮鐘響了，宣揚他們的晚間功課已畢，於是這木柵門兒也就關閉了。這時除卻豺狼在野外的狂吼聲，或是野狗狺狺的吠以外，遍村落裏面，已是寂無人聲的了。

第七章 鎮市生活

因為他們的建築法子，和所用的材料，都極幼稚，所以緬甸人的鎮市和村落相較，很少不同的場合。不過較村落的面積大一點兒。但有時市鎮上的房子，也有兩層樓，全體用木料建築成的。

那木柵，在鎮市上是沒有的。都用一條很深的溝渠來代替牠。一半兒注滿了水，圍住房子。沿着街道並行的流過。這街道比較上廣闊，而且布置得齊整一點。

走進了鎮市，也有許多美景可看。那溝渠的水反映着飄搖的棕樹，和可以入畫的房屋。至緬甸人的路，普通是除了一條土道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但走近鎮市時，那道路便彷彿爲堅實了。

溝渠上面橫架着小橋，通到各房子裏去。屋的週圍，升起許多的磚路，鋪成交叉形像青魚骨樣式。這種道路，是雨天的一个方便，那時全鎮街道，都成了

河，滿城猶如一個爛泥海一樣。

豐茂的樹蔭，蓋着道路，和房子；道旁的店舖，和小小的市場；就是這面的點綴品。鎮市的正街，大半長滿着草兒，在這樣的場合，來試馬的步武，很是合宜的。

有些街道，也有旁路。旁路陰暗，較馬路泥垢略減。在很少人往來的場合，矮椰樹，生長着頗多。

屋子的前面，每圍着低低的木柵兒，園內長着的，有水蕉花，木槿花，和百合花。從屋簷上吊下來的，希罕的蘭花。牠那希奇而可愛的花朵，常供給婦人插在頭髮上面，作一種裝飾。門以內顏色的花盆裏，或是普通彫琢的花架上，還栽着別種的花草。培植得極其細心。這是因爲緬甸人的天性極愛自然的美之故。

街市上人民的生活，比之村落裏不過稍爲擴大些。店舖和到店舖的顧客，

是表示鎮市和村落的不同特點之一；此外就是那富厚的人家出門遊行所坐的小牛車，較之村落裏所見的，裝璜得更加出色一點。

雖然這種土車，大都同是兩個輪子，用兩匹牛拖着的。但其中也頗有差別。通常的車輪很大，且兩輪離開很遠。因為這樣，當他們經過各種崎嶇不平的畏途，便可以減少了顛覆的危險。

緬甸人普通的車子輪的邊緣，是很寬闊的。只用一根扁木，橫過輪徑，當作輪骨。這種車輪每每十分堅固耐用。車身是樸素的，但牛軛和那牛軛鏈每每要施以彫琢，就是車柱，也常常加以許多的裝飾。

車行動時，用簾篷蓋着，車的裏面，也鋪以草薦，既可免白日行路時的震動，而夜間也可當作床褥用。

然而一種遊樂用的車子，却是一種十分美麗的車輛。車輪上有多數的細輪骨，車軸也是施以裝飾的。車身的四邊，有敞開欄杆圍着，欄杆的骨子都向

後曲過，成一個美觀的曲線。欄杆的盡頭處，有一根雕刻的杆兒，高出欄杆骨子的上面。

在蠻德勤，太太們坐着出去拜客，或上店舖的，另有一種美麗的車子。這種車子，完全是用木料做成的一個轎式車。車上的鑲板，塊塊都是雕刻的。車的高度剛容得太太們挺直的坐在墊子上。我們如從那不裝玻璃的小窗望去，可以看見坐在裏面的太太們。坐在那裏，表面上很是美麗莊嚴的；但她們如果要想下來，那莊嚴態度，便立刻要消滅了；因為她們下車時，只能够從後面的一個小門經過，當經過那小門時，坐車的人，須向後倒爬，然後纔能落地。

遊戲各事，要算這地方的少年人，一種超羣拔萃的技能。一個希奇的踢球戲，叫做『金龍』(Chinlon)是常常看見的。他們遊戲的天性，自幼便表現了。小孩們當放風箏的時候，亦運用他們聰明的手段，用自己的風箏鑿斷別人的線，便算作勝家。小女孩們，也有她們的娛樂方法。如看那小東西，坐在小小的

車裏面，被人拖着。或看他蹲在門口階級上，勉力去測度那小傀儡的衣裳，委實都是很有意思的。

再讓我們在街市上環遊一番，看看找得着什麼有趣的事情。頭一件，我們所看見的，是每所屋子的旁邊，有兩根長杆兒；一根杆兒尾上，有一個鈎。那一根杆兒，成一種寬闊的葉形。這兩根杆的用場，是預備防火的。如果草屋着了火時，用這個鈎兒，將茅茨拖下，或將那葉子形的杆兒，將火撲滅。雖然每所房子，照例都當另有所隔開的廚房茅屋；但是因爲不細心；或因慣在屋子裏燒飯的緣故，所以終不免時常發生火災。如果已經着了火，這種容易燃的材料所築成的屋子，是一點兒沒有希望的。於是乎這個國裏的各地方，漸漸的都改用電鍍過鐵皮做屋頂。雖菴堂寺觀，也是如此辦法。可是不好了；那種蔓草兒，却不歡迎這新式屋頂！我恐怕這樣子的屋頂，在那可以入畫的茅屋當中，不免要留下一個刺人眼目的東西在那裏。

大多數的街道上，都有水井，四週用牆圍着。橫過井的高頭，有木架子。木架上掛一個轆轤，再用繩子穿過。這轆轤的尾上，有個鈎兒。用這個法子，將水瓶放下井去汲水。這是年輕人聚會的大場合。每每圍聚着成羣的活潑地少男和少女。用一種那不失禮貌或者可說是含羞帶怯的樣子，在那兒賣弄弄情。

緬甸人是怡情樂性的。彷彿是住在日光裏面過日子的。看這一家母親和女兒，在門口階級之上忙着縫他們的衣裳。那裝縫衣材料的紅漆箱子，就放在她們的中間。在另一家，有一個斯文的主婦，方將茶款待客人，現在的緬甸人的大部分，都是喝茶的。

各項店舖的門都向街市上開着，所有各種貿易的進行情形，我們都可以看得見。

看他們正在製造遮陽傘，很是有趣。這傘張開時，差不多成扁車形，那傘骨

是用一段竹子破成許多小枝。做成許多細長的傘骨。這麼一來，那竹骨的節和各根的距離，都是相同的，於是乎天然可成了一種花紋。

普通的傘，是很大的。有用於市場內的傘。差不多有一個小天篷那麼大。這種傘都是用棉布幔成，再用油，或用漆塗過，成一個極好的遮陽或避雨的物件。遮陽的傘還有比這個更加細巧的，或用和上面相同的材料，或用絲織品幔成，這種傘比較略小，每在傘面，用油畫上許多圈形的花，或葉子。這個上面的花和葉子，有裝飾持傘人的功用。因為太陽穿過花和葉子時，在戴傘人的頭腦，或肩膀高頭。映出許多橘黃色的花影葉影。

此外還有那織絲工匠，和打銀匠。他們的工作，和世界上各處的同行工人所製出來的比較起來，算是頂好的了。在賽葉馬 (Thayelma) 和仰光，我曾看見那銀匠做出的產品。其圖案之美麗，工夫之精緻，(依我所見) 要算得是無雙上上品。

裝潢細木作裏面，那車木工作的用場很大。車木匠人用一個極簡單形式的腳踏轆轤車，忙忙碌碌的從事供給各種預定的貨色；如洋臺上的柱子，馬車輪的輪心軸，小兒搖籃的塔頂。還有那同行中的刻木工，也是紛紛的在那裏製造庵堂內的裝飾品。這庵堂大都是富戶出資修建的。

緬甸人雖然也間或有因多喝「駝底」(Toddy) (這種酒是用棕樹花做成功的) 而醉時，但是就要說他們平日的的生活習慣上是節制的簡單的，他們的食品的大宗是米，咖喇菜，香蕉，喬考菓，萬壽菓和其他各色水菓。因為緬甸人的宗教，禁止宰殺牲口，所以單只魚一樣葷菜，以調和單調的蔬菜，漁夫對於殺魚一層，自己對自己解釋說：「他未曾殺魚，是魚是自己死的。」

可是人人都會吸煙：男子，婦女，小孩們，一概享用他們那種巨大的方頭的捲煙。這煙料是用一種樹的內皮和切碎的淡巴菰混在一起，再用玉米的苞衣，或其他一類的苞皮捲成雪茄煙的樣子。一頓餐膳，如沒有紅漆箱盛着檳

榔，便覺得是失禮。（這檳榔，全國人都歡喜放在嘴裏咀嚼。檳榔是檳榔樹的子兒，未用之前，將檳榔捲在葉子裏，上面散以少許灰粉，那味道是收斂性的，發生出極多的痰質。有了他的那種刺激性，將唇舌加上一個希奇光亮的淡紅色；并且這樣東西，他們說他是個極好的補胃良藥。隨你批評到怎麼地步，除了嚼這東西的人，牙齒變黑了以外，却沒有別的壞處。

每村每鎮，都建有浮屠塔，有些地方為數頗多。緬甸人對於建造家宅用費很少，他們視家宅為暫時的性質。建造浮屠塔，或其他宗教的建築，是一般有錢的土老兒使用他的積蓄的一條出路，而且是積增他自己功德的方法。現時村莊內建造的浮屠塔，特別出色的，很少很少。我想他們如將建築新浮屠塔的耗費，拿來修理，或保存散在各處的美麗古老廟宇，比較好得多了。

多數的鎮市上，都有一個聖池。這池完全是蓋滿了荷花，或其他的植物。以致池內的水，都隱蔽而不見了，那裏面是年齡很高的大魚，和鼈棲息之所；然

而爲了鋪在水面上的花兒，葉兒，遮蔽得很厚，魚鱉竟很少看得見。可是這花兒，葉兒，却常因住在底下的一般蠢笨的龐大的怪物，旋迴轉側而被擾動。市鎮的邊境。有花園，周圍有草麻油，或仙人掌，包圍着。園內長着各種菓子，各種香物，尋常種類，如：香蕉，波蘿密，番石榴，佛手柑等。至於那椰樹子酸果叢，則凡屋子裏，街道上，隨便什麼所在，都是長着很多的。蔬菜例如：黃瓜，葫蘆之類，也長着甚多。這許多顏色繁多，和香味濃郁的菓子，和蔬菜等，陳列在市場上時，真能令人觀之，依依不捨。

每隔幾日，在縣境內的各鎮中，或這個，或那個，有一次市集。在這天四週很遠的鄉下人，都被吸引到這裏來。遊人可以乘這機會，看看緬甸人以外的各種人，如：山 (Shans) 人，客利 (Garo) 人，或克金 (Kachins) 人，形狀衣服，都和本鎮土人不同。此外還有中國商人，印度的土人，點綴其間，合成一個極大的羣衆，這般人從早晨直到日落，都是聚在市場上的。

這種市集，每每在露天地上舉行。四週用籬圍着，圍以內，係木板屋宇，或是粗麻布，草蓆的棚兒。這裏面各種貿易，都依類聚攏在一起；這麼一來，將市場分成了幾部分。在屋宇的中間，一排一排的人，蹲踞在地上，用顏色布幔，或極大的傘兒，（如前面已經說過的）保護着他們自己，和他們出售的奇異商品。買物的人，在這樣做成的巷內，來來往往，緬甸的各種樣式五顏六色的羣衆，都在這裏現出來。排在那兒求賣，各種各式的貨物，也是種類繁多，棉貨和絲織品，双叉，器具，油燈，梳篦，及其他個人的裝飾品，其中包括鎮市上的婦人所愛穿的有花彩的拖鞋，菓子，蔬菜，和食料等，隨在都有現售的；小孩所食糖菓，也無不備具。

煮飯的鍋兒，和各種家用的器具，都可以買得着。並且可以將這些東西，放在很美麗的籃子裏，攜着回家去。籃子的容量有時很大，在市場裏面，算是一件特色。

所有重要的貨灘，都是婦人所開設，緬甸婦人（我前已經說過）是這個國裏商業上的中堅。內中有許多，都是有身分的婦人，但她們很樂於做她們的工作；她們討價的手段，很是靈巧。我已經說過，緬甸人是禁止殺生的，所以他們的食品當中，很少見肉食。但在印度土人當中，是沒有這個禁例的，屠宰與出售牲口的事是常常遇得着的。而買主當中最熱心，往往還是緬甸人自己。

其餘的貨色，我們所看見的是「刀杖」和各種各樣的小刀。緬甸人出門沒有不帶刀杖這樣東西的。他們用這樣的東西，當作一個自衛的器械，遇着路上叢莽塞道時，還可以用這東西來開路。還有那較爲沈重的刀子，是用做砍家常燃料的器具。有種「刀杖」，做得很是精巧，柄子刀鞘，都用野梅子樹做成。再用纖細竹篾辮束起來。那竹辮的尾兒，收藏得極其巧妙，刀口有兩英尺長，鑄造極精，而且極其勻稱。

白天裏無論何時，那成羣的和尙，及和尙的徒弟，在市場裏上上下下，從人陣裏收集佈施。同時還有一些打渾湊趣的人混跡其間。

到日落的時候，市場關門了。這些人前後成一條長線，或是步行，或是坐篷車，循着灣灣曲曲的路向他們遠距的家屋進發。至到日落深黑以後，沿着樹林中的路前進，漸漸隱沒。孤孤單單貨車所發出的微微的聲響，仍然隱約可聞。

第八章 田間生活

凡來游緬甸的人，倘早晨起身很早，就可以看得見大羣的小牛，和水牛，被驅向稻田裏去。這種稻田，環繞着村莊都是。有時候向各方面伸展，延長許多里長；但這種稻田，不過是散在叢莽裏面的小小的開墾地。這些牲口，皆由村落裏的小孩們駕駛着；你看這麼大的水牛，爲什麼在小小的土人管馭之下，竟這樣的馴服呢？這可不是很希奇的麼！如果在歐洲人管馭之下，牠們便強

項的很，不受束縛的，且時常生出危險的事情來呢！小孩們時常騎着牲口，到田裏去，坐在牛背後臀相當的場合。因為要達到他們的目的地時，常需走過崎嶇不平的長路；若值下雨天，他們坐在牛背上，可以渡過河，或那淹沒的地面。如果不用牛，他們是不能步行過去的。

看緬甸人種穀子的方法，是一件有趣的事。稻子，讀者大概是知道的，須有多量的水分。尤其是在牠初發芽的前後。種稻的田地，要耘成一個平面。那麼，這田內所含蓄着的水，方可以均勻稱稱的遍流到這田面上。蓄水的方法，或由一個濠溝，或用隄岸；這溝隄或圍繞着全部稻田灌溉，或僅圍繞着這田場的待灌溉的部分。因為在既墾的田區域內每年中有一大部分的時期，都是在水底下，多少不一，田下總是潮濕的。於是這種隄岸，在這個區域，便成爲步行遊覽上一件便當的東西。他們是那樣的環繞灣曲，步行若要決定路程方向，是很不容易的。倘使你所起初遵行的小路，到後來仍將你帶回到最初起

身的地點，你可不要驚慌，須另換一個別的方向試探試探。著者記得有一次，要想走過一塊稻田，到了許多的隄岸的當中，大失所望的迷了路途；雖然這塊地不過只一哩多闊，可是等到我解決了這個迷圖的問題，穿過這路的那邊時，已經費了兩點鐘的有價值的時光。

到了信風將終的時候，便是開始種稻的時期了。那時候雨水已完全浸透而且注滿了稻田。每每一直漲到溝隄的頂端；於是乎就要開始耘田了，也如我們家鄉所做的一個樣。用頭上包着銅，或是鐵的希奇樣式的木犁，將田裏新近長着的草，連着土一塊一塊兒翻過轉身來。

這犁，係用水牛，或小牛拋曳，若是可以得着象時，就用象拖着。這塊田既犁過後，就將這區域內所有的牲口，都驅到田裏去，於是這田內的泥塊，就可以因被踐踏而裂開。但亦有時候，是用耙兒將土塊碎開。

於是，開始播種穀子，將穀子隨便的撒播於在全面積內所選定的一二塊

地上，這就是秧田；因為穀子下種，不是直接的就撒在田裏，須將小禾秧，從這個小養育園裏，移種到大田場裏去。這種工，係男人婦人同做的。他們涉在水裏，將禾秧栽下去，彼此相距五六寸之遠，他們當在那裏播種禾秧的時候，都穿上了腿布，或是禾稈的長襪，以免被水螟侵害。水螟在爛泥水裏，是很多的。稻秧栽好之後，便可讓他去，不必理會，不過還要留心着時常供給田裏的水。這些水，是用許多靈巧的器具，從鄰近的河或溪導引而來。並用竹筒或泥溝通到田裏。

當稻苗發育的時候，這些牲口有一段閒暇的時光，除了小牛間或拖曳市車，以及少數的牲口，或者在油糖磨廠內做做工作之外，田裏是沒有事體給牠們去做的，自下種以至收穫的時間，大多數都是被關在大牛欄裏面；或者數百成羣的在叢莽內遊行。

收穫，在陽曆十月內開始。依着各區域的氣候，有延長至十二月的，有的還

不止。到成熟的時候，這稻子有三四英尺高，每本稻子上，生長着數枝穗。穀粒上高頭，微微的長着了鬚針，也和麥子彷彿，在好土壤裏面，水源供給無時或缺。那穀子便生長得很密，使野草都不能夠發生。

早秋天氣的清晨時候，那田場裏的收穫景緻，真是再要美麗沒有了。太陽的光線，照過地面上的霧騰騰的水氣，並在每葉每穗上垂下來的很重的露珠上面閃動，凡一切所見的東西，都在朦朧中，呈一種不可思議的風味。從這裏向前看去，那一帶圍繞着耕種田地的樹林，都現出一種灰白色；極大的蜘蛛網兒，懸結在矮樹林的中間，網上戴着晶光耀目的露珠兒。滿盤景緻，彷彿曾經都在那希奇古怪的珠光內浴過的，在這珠光色裏面，所有遠處的景緻，都被銷滅了。四散在田裏面的，乃是那割稻的人，他們的鮮耀的衣裳，和華麗的頭巾，乃是在這副景緻內具有確定色彩的點綴品。

稻禾是從離地面少許的場合，用鎌刀割斷，這麼一來，可留下了相當的禾

稈，給牲口做食料，或使田地肥沃。然後這穀子就一捆一捆的縛起，（絕似我們家鄉所做的一樣。）留放在田裏，經過一兩天使他乾燥了，然後將禾捆運到打禾場去。這個打禾場不過是一塊揀定的地點，地面上是乾燥而堅硬的。在這場上，一捆一捆的穀子排成一個大圈兒，用牲口將穀粒踏將下來。稻子打完之後，將稻草移開，剩下來的是是一大堆的穀子，穀壳混在爛泥一塊兒。這些爛泥穀壳，少不了要將他簸揚乾淨。做法手續，是極其簡單的。用一個竹篾編成的大而淺的托盤，將穀子拋向空中去。風發時，便將泥和穀壳吹開，獨留下一堆穀子，落在揚穀的人腳底下，這時已經有幾分乾淨可觀了。但是這穀子仍然未能合用，米仍舊包在硬壳的裏面，這穀壳也少不了還要用別的手續，將牠分離開。凡遊歷過緬甸的人，時常可以看見土人住屋的外面，每每設備着一個大而且深的鉢盂。這種鉢盂，是用硬木做成的。盂鉢裏面，放着一個圓形的木杵，差不多有四尺長，很像一個大春臼，和一枝搗杵兒放在一起。

這便是舂米的東西，將杵兒猛力搗捶，那穀壳便可和米分離，然後再經簸揚過，洗淨過，於是那米粒便可備用了。

雖普通所食，都是這個本色樣子。可是他們也常常用米粉做成麵包和餅兒。米粉是用兩塊扁圓的石頭做的手磨，磨出來的。

大多數的穀子，從這裏裝運到仰光去。其餘的，便藏在村落中的穀倉裏面，已足夠居民的用場了。這穀倉兒，係用柳條枝編製成的，外面再塗以爛泥。我已經將稻子耕種的手續，略略描寫一遍過了。這種手續，凡在長久有水源之供給的區域，都可以應用。但在其他乾旱地帶所種的，便是別樣的五穀，和別的收穫物了，如糖，玉蜀黍之類。可是這些穀類，和水菓蔬菜等，雖然在鄰近的各市鎮各村莊內也都栽培着，終竟稻米一項，實實在在要算是緬甸的農業當中獨一無二的收穫物，或者也可算得緬甸出口貨中主要的貨物。

還有一件東西，雖不是人所耕種的，却也算是這個國裏別種生產的收穫，

對於緬甸人這件東西的價值，除了米就要算牠了。這件東西，我意就是指竹子。竹子在這國裏各處的叢莽裏面，樹林裏面，都長着極多的數目。這地方的竹子，有各種各樣的，有的是比較細小的，有的是長成六七十呎高的。竹子根底下的直徑，竟有至兩呎多的，每種竹子各有各的特別用處，如我們已經看見過的緬甸人的物件，很少不用着竹子的。他的屋子，常常有全用竹子構造成的。屋架和地板，或是拿全根的竹子，或是拿破開的竹片來做。那做牆的簾子，是用竹子外面削下來的條片編成功的。覆屋的茅茨，常常用竹的葉子。燒火用竹子零碎細屑做燃料，又是再熱沒有的。再將他劈成細細股兒，又可供給編篾籃的材料。還有那細而柔韌的竹筋，可編成各式模形，做他們美麗的紅漆碗，盤的基礎。此外脚夫所用的挑杖（扁擔），武器的鞘匣，傘的骨架，以及多數日常所用小傢具，多是用這種材料造的，而從巨大的竹子截下來的竹桶，更是遍樹林內所通用的。

第九章 森林

我現在要告訴讀者關於這樹林的事情，這種樹林，我們從河下已經可以看得見，是遍於全境的。

我們大都會激賞過本地所見的樹林；但是這種樹林，雖然是可愛，可是若與那熱帶樹林內的繁茂的和令人心動目眩的美，相形之下，那便無論如何，總趕不上了。

然則著者當如何將這種印像，為讀者描繪出來呢？那樹林是如此的龐大，如此輝煌，有時候又如此的莊嚴。隨便走到何處，你都是被各種各樣，巨大無比的樹木四週圍着。牠那巨大的樹身，崛起於密密的一塊叢莽裏面，高入雲際，有二百呎之高，而且不止。這許多巨樹都被一團紛亂纏結的爬籐，互相縛在一起。這籐兒的葉子，和那樹林的葉子，混成一個很大的綠葉天篷。在這天篷裏面，有那羽毛光耀，歌聲婉轉的鳥，一輩子快快樂樂住着。猴子也在這裏

做窠兒，希奇古怪的昆蟲，和罕見的美麗的蝴蝶，也在花叢中飛舞，或在那穿過朦朦昧昧的場合的光線下遨翔。

這樹林全部是極其動人心目的，極其華美的，而且是極其沈寂的，除却百蟲的微細聲響，和鳴鳥柔和的音調以外，足以擾亂這萬籟無聲之境界者，乃是間或有一羣野象經過密林時，很重的撞在樹幹上，砰然作聲；或那松鼠的尖銳的嘈雜聲，警告牠們同類有一條蛇兒走近了。

無論何人，凡是頭一次騎着馬走過樹林時，總要覺得越走越迷亂，越走越加驚異。但過了幾日，漸漸的對於這四週的茂盛樹林，轉成習熟了，然後林內的詳細情形，纔能够鑑別出來。

這些叢莽是何等的美麗呵！棕樹和竹子，態度優雅的，在一塊叢花樹，高頭搖曳作姿。花樹的當中，各種各樣的籐花，攀滿着：如金蓮花，金銀花，以及各種別的爬籐，形成一個天然的花亭，牠的花瓣，與從樹上懸下來的花彩，混合在

一起。

柚木樹和印度橡樹，及那客處（Cutch）樹高高的生長在叢莽之上；但是這些樹與那碩大無朋的平多樹（Pinnac）及棉木樹等比較，又覺其矮小了。這種平多樹，樹身筆直而光滑，每每長至一百五十呎高，然後纔發出分枝。我常看見些小馬，在天然的拱壁（或拱柱）當中做廐舍。這拱壁上面覆着巨大的絲棉木幹身，這種絲棉木有時可生長至二百五十呎之高。

很大的蘭花，生長在樹枝上面，將樹葉兒越發加密了。在這種樹葉的當中，大葉子的柚木樹，或橡皮樹，和毛叢叢的胡椒樹，或荊球花樹互相映掩；大凡所看見生着毛叢叢的葉子的樹，多半是長着有刺的，也是一件可注意的事。雖普通的樹木，都是亭直而高大；然亦每有許多樹，灣曲曲的成一些奇怪的肘節，成爲很古怪的樣子。最可異的東西，是那爬籐，牠將林裏樹木束縛做一起。有的是極其長得大，伸展到極遠的場合，用纏繞的結子將樹兒一枝

枝的連接上了。牠的籐頭，從樹上直懸到地下，或是爬過樹林裏的小路，和溪流，造成一個天空的橋樑，便利那些獼猴之屬的往來。還有種籐兒，很是特別，我須講給讀者聽聽。這種籐，土人叫牠做「榕柄」(N'Young-bin)是一種很希奇的植物。牠的生長，是由一種鳥兒，將子落在樹杈上面生長起來的；種子既在樹杈裏面長了根，便將根上的芽，向下生長，直等到這根芽安置在地下，轉成堅固了，於是復向上長，漸漸的將這母樹包圍起來，一直到這母樹完全被新長的籐兒包圍着。此時這母樹便被繞死。這根籐兒，便成了一枝新樹，來代替那母樹；却比那扶持他的母樹來得大而且高。這樣籐兒，是屬無花果類的植物中的一種。

還有他們同樣希奇的兄弟，——多幹的榕樹。——也是緬甸樹林中一種普通習見的樹木。

天然的這種樹林，都有鳥兒住着。鸚鵡和一種長尾的鸚鵡鳥，住在樹頂當

中。鴿子，喜鵲，和許多各樣的小鳥，也都在這裏做窠兒。啄木鳥，和蜥蜴，樹蛙在樹幹裏面，分享他們所獲得的樹蟲。在較小的樹木當中，則有雲雀，和黃鶯，鶻，在育他們的小雛。

佔據着這種廣漠的場合的，不單是鳥兒；因為緬甸地方，野獸的種類之多，再沒有他處比他更多了。那成羣的野象，常在樹林裏面徘徊，老虎，豹，熊，也都住在裏面。還有那各種各樣的鹿，從叫囂的小鹿，一直到容貌華貴的大鹿，也是在那裏面住着，或被人捉獲，或供野獸吞噬。

野豬也是極多。在潮濕的空地底下，或是石壁巖內的裂縫裏面，還藏着毒的蛇，和大蟒蛇。

野獸雖然是這麼的繁殖，可是牠們的膽子都是小的，人可以在樹林裏遊歷幾日，遇不着什麼危險。便是少微有一些兒驚駭，但看樹林內各種的美景，那危險的心事，也要立刻消滅了。

初冬月分，騎着馬走過這般樹林，很足使人動心悅目。那時候的土地，已是很爲堅硬，如路上沒有生刺的籐葛，和倒下來的樹幹臥在樹林裏面，騎馬是很舒適的。在這時候，樹葉花枝，仍然是很豐茂的，各種野生物也仍然是繁衍的。

但是從五月至十月之間，西南方的信風將含着多量雨水的雲霧，從海面吹將進來，變成暴急的雨水，向這國裏倒了下來時，這美麗的樹林，便被弄成一個卑濕的沼澤了。緩和的溪澗，都變成漲滿的大河了，山的旁邊被無數的急流裂破。這樣急流，將樹根底下的土盪去，使樹兒乒乒乓乓的倒在地上。橋樑呢，均一掃淨光，道路呢，都變成池沼了。這個時候，要在樹林裏遊行，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這個當兒，正是那本地的樵夫，和多數英國青年，勉力的從事他們林裏的生活的當兒，一年之中，要算這時候是最忙碌的日子了！

後來雨漸漸的停止了，太陽重復出現，於是鳥和花，又重新生氣盎然了，樹

林裏的景緻比之平時，越發華麗，一年之中，沒有別的時候，可以比得上這風雨剛過之後，那樣的可愛。

不久，那三四月炎熱天氣到了，將樹林裏的葉兒剝蝕了去。一切的花樹，在秋季各種顏色的當中，轉成如火似的深紅色，於是各種植物，都枯索了。這國裏到處的樹林裏，時常發生火災，除大樹之外，小樹一齊燒燬完了，僅留下一片黑黑的荒地。這荒地就是從前花兒的極樂世界。遊人行經這被火的路途上，每不禁有今昔之感。雖然，這樣的火，實是清理這個區域的天然法子，可無疑義。可以消毀一極大數目的朽爛的植物，遏制住許多陰毒的昆蟲兒，及爬行的動物。從此這樹林便似乎死的一樣，一直要到次季信風來臨，始能將日頭曬白的骨骼，再恢復往常的狀態，仍舊又豐茂起來。

我聽見有人問我道：『你在這地方遊歷，住宿在什麼地方呢？』我答道：『遍走印度和緬甸的全境，沿途所過的大路上，隔若干路程，都有驛舍建築着，預

備爲行人寄宿之所。這種驛舍都是小的茅屋子，內有兩三個房間，底下用柱子從地面上升起。這些屋子是用木料造的，有編蓆做的牆和茅茨的屋頂，絕似我已經說過的緬甸人的普通住屋。每個屋子裏有本地的保管人看守着，雖然是專門預備着爲政府派來的差人寄宿的場合，可是各色行人也可以借用的。樹林裏面，還有相似的房子，叫做「合」(၁၆)比上面所說的屋子較小，通常是用竹子建造的；還有時候只有一種極小的，用竹子和蘆葦造成的茅屋，能供旅客之需；這是一種透風的屋子，雖是建築得極好的「合」，也是一半露天的，對於夜間的冷風，是一點兒不足障蔽。那夜下的寒氣，又常常如此的鋒利，差不多令人不能夠安睡！

點着燭，喫過了儉約的早飯之後，清晨卽行起身。那時候的空氣，是又冷又潮濕，很重的露水，從蘆葦及三葉草上滴下來，馬上浸漬到你的皮膚上去。那朝日的升起，快捷得突兀，不多的時間便十分的炎熱。行路的人，便被迫着要

離開這露天的道路，去尋覓那樹林裏蔭密的場合，遮避太陽。步履很穩的，很帖服的耐勞的小馬，是我們的代步，此外還要用象來負擔着糧食積蓄，燒飯的傢伙，鋪蓋等等。旅行的人，皆所必須帶在身邊的物件。

路途上所用的象，和做工的象，是分別開的。叫做旅行象。這種象是不做別的事情的。御象的人稱作『阿西』(Orisis)。他橫跨坐在野獸的頸上，兩隻腿向象的耳後垂下。騎象有幾種騎法，均頗可觀；有時候這象舉起他的前腳，成一個階級，好讓驅象的人上去；有時候屈膝，灣着長鼻做成一段階級，有了這種階級，那『阿西』纔能夠爬到他的坐位上去。

象行時，呈一種蹣跚的步態，一半兒走，一半兒跑；但走起路來却是很快捷，這種笨重的畜生的蹄子，却是天生成很便捷的。看這龐大的畜生，沿着狹隘的隄岸選擇他的路途，或經過小溝上倒下來的木頭做成小橋的時候，差不多可以引人發笑，可是牠委實走得非常的穩當。

鬆軟和卑濕之地，是使象大感困難的，因為牠那沈重的身體，每使牠們深深陷沒在爛泥裏。因此他凡遇着這種地方，每高聲號叫，表示怕懼，而大不願意冒險嘗試過去的意思。有時候他撕下了成捆的蘆葦，或是樹枝，做牠們的腳踏；我最近聽見我的朋友出了一場事：他們是騎着象外出去打獵，走近了這麼一個卑濕的地方，起初，那象表示不願意走過去。再過一刻，在他們不及設法阻止以前，這象忽用牠的長鼻，把騎者捲了去，放在爛泥上面，便用這可憐的人的身體，當做階石，那騎者當然被牠踐踏死了，我那朋友，幸得搔着象尾，爬了下來，方纔逃脫了一個相似的厄運！普通看起來，象是十分馴服的；但牠們却多不喜白種人，尤其不喜騎的人，迫促得太甚了；但牠們對於御者，很少為難他的；并且對於御者有真誠的情感。

樹林裏面，是很少大路的，最好的不過僅有小徑。騎着馬兒，是很難過去的。如要過去，須用刀子開成一條路。這種榛莽，長得極其快捷。

在樹林中旅行，既慢而且麻煩。到了日中大熱之下，人和牲口都想休息。到了下午重復前進，約到日頭將近落山的時候，便可走到第二個投宿的場合了。於是收集些燃料，預備做晚飯用；牀舖也要預備好。牲口呢，也要安置好。小馬，就繫在「台」的底下。象呢，却要把個木鈴，叫做「開路」（Kalou）繫在牠的身上，放入樹林裏去。到早晨聽見牠們木鈴的聲音，這御象的人，就可以立刻追蹤去尋他們回來。

太陽將近落山的時候，全樹林中異常的沉寂。樹葉子經過了日間的大熱，都軟佻佻的垂下。蟲兒，鳥兒，也都停止他們活動，各預備着到牠們所常往的各種匿跡的場合去休息了。這時萬物，都彷彿是倦怠了。這個實在不足驚異！因為攝氏寒暑表內所表示的溫熱，適已到一百零五度了。

忽然間氣候變冷了。一個震動和沙沙的聲響穿過樹梢。這是什麼呢？這便是日落時候，來解救這個疲倦世界的清風。於是這樹林也就立刻醒轉了；

并且帶來一班新到的居民。這些居民是什麼東西呢？就是那善跳舞的螢火蟲，組成一個燐火閃耀的圈子，圍着已經爲夜色所半掩的樹幹；蟋蟀和樹蛙也各出其力在這沉寂的樹林內，加重這有加無已的聲音；還有那輕穩而隱約可聞的步行聲，係一般巡掠食物的野獸，踏在那乾枯破碎荒榛敗葉上的響聲，到這時候，如離開了這台前所坐的火，恐怕是不很安全的，他那火焰向上直射，成許多的一條直線的火光，照在這較近的樹林上，和那外面的黑暗世界，判然互別，在那黑暗中，便是許多的危險野獸所伺伏之所。但在我們的火光燭照所及的範圍以內，却是平安無事的。而且到這時候，那夜間的空氣很涼冷，火的熱氣，當然又是最堪歡迎的。沒有經過這種境地的人，完全不能賞識這樹林野宿的天空地闊的趣味。在此間最爲快暢的是在就寢之前一點鐘，那時候正燃燒着木料，火光熊熊，四邊都爲不可測度的黑暗所圍繞着，這當兒在我們尙未就枕舒伸開我們的辛苦的脚腿以前，一面吸着最後的

一口煙，一面聽說許多振人精神的冒險的故事，真是最足令人樂而忘倦。

第十章 森林（續前）

雖然在樹林裏面，人類的居所，是不常遇着；但小小的土人居留地，却不時可以看得見的。居留地的週圍，繞着一些兒開墾的田地，其上立着簡陋的茅草人，所種的稻子，足夠他們的用場。這種小村落，大半是樵夫的居所，或是緬甸人的同種叫做「金（Chins）人」的小社會。他們有許多習慣，都和緬甸人不同。最希奇的，是他們慣將他們的少年女子的面孔，黧成黑色，林中找到常常遇着獵馬的人，用他們那古老式的羅網，和假鳥（用以誘鳥入網羅）想在樹林裏面抽他的通行稅。在最遙遠的區域內，每遇着若干可以入畫的緬甸人的旅行車，不辭勞苦的將車兒驅過那彷彿不能夠通車的道路。那車輪的輾軋聲音，我已經說過，從來沒有一個緬甸人肯將車輪加上油兒，止住這種聲音的，這是因為他們相信那車所發出可怕的隆隆聲音，和他們自己的

高聲大叫，可以嚇退樹林內的惡鬼。緬甸人是迷信的。一路上不時看見那柳條做成的小浮屠塔的模型建築着，供奉樹林內的善鬼。過路的人或貢獻食物，或貢獻裝飾品。放在小小的神龕裏面。在山省 (Shan States) 地方，我記得看見一個浮屠塔，四邊圍着的牆垣，都懸掛着戈矛，以及其他頗有趣味和有價值的利器。

路旁的孤塚，或是旅客的，或是樵夫的，都用一個樹枝做成一個圍牆，標誌出來。使過客對之，發生一種悲哀的感觸。那天然的希奇的東西，是那極大的蟻山，每高至九尺，或九尺以上。

緬甸的螞蟻，或者是各蟲當中第一個最含破壞性質的。他們極其貪食木料，能夠將木料，或活着的樹蛀倒，將樹心喫個精光，單留下一個空樹皮。柚樹的價值何以那麼樣的高貴呢？這便因為樹料之中，祇有這種樹，是蟻所不去理的。這個大緣故。因此凡是較為重要的建築物，或是住屋等，都用這種樹構

造。

在許多爲那美麗的林間下小溪所能通到的區域中，可以看見採麻柚樹的一切工程。看那馴象在做工，也是有趣的，或拖木料，或負木料到小車上去，再用這種車，將木料裝運下水，然後更由他象沿着爛泥河岸，將木料拖到河裏去。

這種小溪流，有的是很爲可愛，沿河邊一帶，都飾着有花的草兒，花草背後面樹林，一層壓一層地，立在波光如鏡的水面，和閃閃發光的沙岸高頭。

河岸上有許多野獸的腳跡，是牠們夜下到河下去留下來的，水裏有魚，有水蛇，還有那時常去驚擾牠們的警敏的蒼鷺，河底下間有車輪的轍跡，初看見時，似覺得希奇，實則不過因爲水乾季分，由河下走過，比較大路容易。所以緬甸人時常就將樹林裏的河流，當了大路。

這樹林裏面的光景，決不是單調的。林內所長着的東西，都因各處山面高

下而有不同。有時候這茂盛的樹林，和濃密的葉子，造成一種極其幽暗的境界。當着這種景象，無怪乎緬甸人要懷着那迷信上的恐懼了。這種景象，并且使我們回憶到小說書上所描繪的事，說一個勇士，走入一處妖氣迷人的樹林深處，去搜尋那住在樹林內的妖龍云云。而覺得好像置身其境。再從那小山邊上陡然下落，這樣子下落，差不多可以使人錯愕。這時你或者要走入一座竹林裏去，這竹林的美，實在恍同一個仙境。從一個生着百合花兒的沙土地盤上面，矗立着枝葉極盛的大竹子，恰似鳳尾草兒一樣，牠們的枝葉和如羽葆的冠頂，向各方面伸張。牠在頂上構成了許多的巷衢走廊，這樣景緻，使我們回憶着那般華麗的禮拜堂內的迴廊。

和我上面所已經描寫過的樹林不同的場合，是那較冷的高原，和北緬甸的山脊一帶。在較高的平原上面，所長着的各樣樹木當中，也有橡樹和松樹，蕨類植物則在較爲暴露的山坡上面，圍着野梅子樹長着。泡沫飛濺的山溪，

發源於山旁，河面懸着鳳尾草兒和苔蘚，嘲嘲的流過那卵石的河底，直到下面的深谷裏去，與那奔流很快的河相接。這種河又匯合了許多飛泉和急流，最後一同再流到平原的河身裏去。

紫金籐從長着盧葦和野香蕉的河邊，四面蔓延，而及於那覆滿着那險峻的小山的一片各種野生植物上頭。各種竹兒，在樹林中搖曳，或者成羣的一塊兒長着。爬行的風呂草，和鳳尾草得步進步的，鋪滿了樹幹，和石壁，因為牠們是到處便生根的。

黃蜂的窩兒，和織巢鳥的窩兒，都從竹桿上吊將下來。印度鷄和錦鷄，沙鷄和鷓鴣，都在這裏，給行人當路菜用。有時候，還有孔雀，很笨重的，從這一株樹兒，飛到那一株樹兒，也對於旅客的伙食房供獻一種大家願意接受的附加物。

樹林長的很密。許多場合，幾乎無路可入。如果你騎在馬上，一面用器械開

路，經過那稠密的矮林時候，每有很大的獼猴，在樹頂上面，跟隨着你走，一面口裏罵詈喃喃呢着，責你擅自闖入這個深林。還有那木狗猴，爲了好奇心勝過牠的畏懼心，也走逼近你，彷彿是來看看你究竟是何等的衆生，敢於穿入這個曠野場合。

這樣的僻靜樹林，說他是個荒野的場合，那是形容得再好沒有了；因爲這林裏差不多是沒有道路的，大的獸和人類，彷彿都要却步不前的。

但沿河岸一帶，却有許多的小村落。土人坐在獨木舟裏，用許多奇巧的網兒和捕機，就河下捕魚；或是用魚欄，從這邊河岸，伸張到那邊河岸，將河流遮斷。

車子，在這個地方是永久用不着的。平時的運輸，必定要用那駝貨的小馬；這小馬的擔子，是安置得活動的，倘使牠在那崎嶇不平的道路上偶然失了腳，可以容易滑脫牠的擔子，自己立起。

我們現已走近了中國的邊界。每遇着山人 (Shans) 和山地落人 (Shan-
folk) (山地落人是山和地落兩種人的混合種) 將籃子，或包捆盛着的土產，
放在背上，向遠處的殖民地前進。有些時候，還看見闖家全體，爲了朝聖進香，
或是出門旅行，將他們家內的器具，和小孩子，放在籃子裏，再用竹竿吊住，橫
在他們的肩膀高頭挑着。

在較低的平原上。那道路是比較常有人跡來往的。有雕着圖案的小橋兒，
橫過河面，河下有煖熱的瘴氣雲霧，向上昇騰。清晨時候，稠密的霧，佈滿全谷，
並且時常帶着下霜；但是到了太陽當權時，這霧便被吸收了去；可是這時又
熱得極其厲害。如此的極熱極冷，和着那腐爛野草味道，及地面蒸出來的氣
味，使這個地方，全然成了一個製造寒熱症的巢穴，沒有一個白種人可以在
這裏平平安安生存着的。

這個地方通常的情形雖然多是高山深谷，深谷之中有大河流着；可是間

或也有平原陸地，面積頗大，一部分也已經耕種。在這類地域，常見有不甚大的村落，住在裏面的人民，是奇異的種族，是我們從前在緬甸所未曾看見過的，他的風俗，也是稀奇的。例如山人，慣將他們的面、腿、和胸部的當中，黥成顏色，穿着儉薄的衣裳，又因為習俗上從不許用袋子的，祇有那負在他們背上的，一個小小的樹枝條子編成的筐籃裏面，放着小刀、煙葉，和其他的物件，預備不時應用。間或有雲南人頭戴着那巨大的草帽，足踏草鞋；穿着的衣服，是如此的單薄寬大，足以標誌出他們對於這樣的涼冷天氣，是滿不在乎的，這種服式顯然和那克金人不同。克金人所穿的，是一種集合多種顏色的毛質品精製成功的衣裳。這種人一腦兒長頭髮，總結在頭頂上打一個結子，也如緬甸人的形狀一樣。頭上纏着一條長巾當作帽子。婦人所穿的衣服，和男子的極相似，頭上用手帕子或肩巾兒平裹起來，作他們的頭巾。各人的耳朵，都是穿孔的，他們的耳珠是如此之大，不但可以使他們能夠穿戴其大異常的

耳飾，並且可以當做一個放置雪茄煙的便利之所！克金人遇着旅行時，手裏常帶着雙鋒的矛，矛柄用一種紅絲絨繞着拖下很大的鬚頭，可是這種器械，實在是一種「禮器」(Ceremonial weapons)用以表示出他們的意向是平和的，也和山人一個樣子。衣服上不置袋子。惟用一個布袋懸在肘下，這種袋子，每每加以很美麗的刺繡。

緬甸中部的樹林裏，——實在可包舉全境說，——野獸極多。——從龐大的象和犀牛，以至極小的鹿子，無一不備。而每株樹和每座深林，又都是羣鳥的聚居之所。可是各種的野獸，似乎都不約而同的避去那東北部多瘴癘的高原而不居。但是其中亦有若干地方，可見自然主宰所故造之奇蹟，與一般景象特異。在蜜的(Myitnge River)河所流過的高原上面，雖然樹林，或叢莽，多少是荒廢了，可是那一塊平原上四面都散佈着，錐形體的青石巖，許多猴兒都生息在那兒，在這地方絕無通常擾亂熱帶樹林內無數的蟲類。可是這

地方所產的蝴蝶，數量之多，及形色之美麗，是遍緬甸全境所沒有了；此外還有一件特別的事，便是細察人類的居處之所，每能吸引某種動物羣來棲止，凡是這鄰近地方，要有了一個新設的殖民地，或帳幕，那些鴿子，鳩和各種的烏鴉，馬上就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情跟着安置牠們自己，在鄰近地方，雖然那四週的樹林，本來都是沒有生物棲止的。

要想在兩短章裏面，描寫出緬甸樹林內無限的形形色色，和那動心悅目的狀態，這是辦不到的。——如：那突如其來的山高頭的急流，那疾掃而過的河水，以及那尊貴的飛泉；及慢流的川河，反映着四週樹林的瑰麗的景緻；林中繁殖的生物，林中的沉寂，林間的光線和顏色，所起光怪離奇的變化！——但是所說的，或者已足夠傳給你，多少關於這樹林內豐盛的美境的觀念。使大家能以承認我所要歸總說的一句話。就是：「世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能以同熱帶樹林比美的。」

講到如今，我從未曾說給你聽旅行的人，在曠野場合所逢着許多冒險的事跡。這種事跡，天然會常常遇得着的。

我自己當在野外寫生時，全然未佩帶武器，每每不幸走近了各種野獸的身邊，我又不止一次的幾被那致人死命的毒蛇所噬，不過這些蛇到後來，卒被我打殺了，而逃得性命。人人都天然的嚇怕毒蛇；但有時冒險去際遇他們，却也別有一種樂趣。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同伴中的一人，由樹林裏做工後，回到帳幕裏去，睡在天篷外面休息，他想再舒服一點兒，將騎馬的靴子脫去，鬆了膝上的短褲，一面正在預備着午膳的當兒，他便去睡一會兒。但是他忽然間又醒轉來了，覺得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冷冰冰的貼近他的大腿上，他着實吃了一驚。一看原來是一條大毒蛇，正在借他的腿兒躲避日頭呢！但是他仍然一下兒也不動彈，只叫了他那本地的僕人前來，告訴他這個情形，於這條蛇就立刻被獲着結果了。我那朋友，却沒有受着什麼危險，不過是吃一驚

罷了。

通常一頭象養熟之後，照例是很馴服的，但在牠們的野蠻狀態中（指野象）也是極其危險的。我曾聽見在緬甸有好多的人，僅僅逃出一條性命的危險故事。大豹呢，雖然是嚇怕人類；但值他頑強抵抗的時候，也是凶惡得很。有人告訴我：如果被豹兒的爪，畫了一條痕，結果每因血毒喪命！

最可怕的，終竟還是老虎。緬甸各地，大概都有。行人經過樹林，或矮叢樹，須要時常警備着。因那老虎的行動，既如此的隱密，牠的劫掠食物，又如此的肆無顧忌。牠的大力，或者大家還不甚知道的，下面所說，足夠表示出來。南渡河（Nan-tu River）上近邇我們的孤單帳棚的旁邊，有一隻老虎殺了一個鹿，有土人在那兒看見牠在那里喫着。這一班土人，因為身邊一點兒軍器也沒有，只得跑到他們白種人的僱主地方找他來射殺；但是候他們又回到了這個地點，他們看見那一隻老虎正背着那鹿兒尸體跑開了。他們就追蹤着

走去，一直趕到河岸；但是那一隻老虎仍然堅持牠的捕獲物不丟，跑下水裏去。縱然被背上所負着的鹿尸重擔子所阻礙，牠竟能安然渡過了對面河岸。這故事可慘的一段，是其中的一個土人，手裏拿着一把刀杖，跟着老虎跑下河裏去；他雖然不愧爲一個極有力氣的游泳人，可是終竟被川河掃去，沉沒在下游的急流中了。

第十一章 廟宇和宗教

緬甸國向來有「羣塔勝地」之稱，這稱號是再的確也沒有了，因自仰光南面的薩利安 (Syrain) 地方，直到極北的麥客乃 (Myitkyin) 接連着一長條，都是散建着這種美麗的廟宇。不但是傍着河岸的山高頭，都冠着許多浮屠塔；就是普遍全國的各鎮市，各村落，也是很多的。在許多離現在一般人居處之地頗遙遠的區域，也有幾許神龕，(不管他的構造如何簡單) 建立在那裏。仰光的沙德宮大塔，我們已經約略領略過了，但是此外還有許多別的塔，

即使沒有他這般大，差不多也具有相等的美。普龍之極精緻的沙僧塔 (Shwe Tsan Daw) 蠻德勒附近之阿利剛 (Ariagan) 而在白剛 (Pagara) 比古 (Pegu) 摩爾敏 (Moul-Mein) 及其他諸地，無不有廟宇建築着，各有其不可幾及之美處。我已告訴你過，這種浮屠塔，普通都是鐘式的。這是一個精緻的，并且極其嫺雅的格式。這種格式，實在多半皆由緬甸人慣在山上建築廟宇的而學習得來的；因為廟宇築在山上，那地勢漸漸上升，（在每層地方面上，皆建立寺廟各有尖塔聳出樹杪上）從這一塊地點，慢慢的引上了那塊地點，一直升到那飄然高踞於全山各式美麗的建築物之上的正廟。

還有別的美境：就是將這廟兒築近水邊，或近河岸，或傍人工所鑿之池塘，使廟宇都反映在水裏。當着日光的下面，這金光閃灼的建築物，掩映於深綠樹林的當中，真是極天下之美觀了；而當其反映在一片波平如鏡的，復點綴着淺紅色，或深紅色的蓮花的水裏，尤其具一種無以復加的美。

從各塔上懸下來的許多小鐘，在清風中搖擺的時候，發出叮噹聲音，合成一個和諧的音調，極其悅耳；在這種聲音裏面，帶有一種快活的感觸，和自適其樂的韻味。

廟宇內不但只有這樣的小鐘，還有那極大體積的鐘。這種鐘，掛於安置在平臺上的兩枝柱子當中，離地約一尺餘高。（這種平臺通常圍繞着這鐘形廟宇的四圍。）

這樣的大鐘，是禮拜的人用的。祈禱之後，即用鹿角去擊。籲請天上地下的諸神，鑒察他們禱告的事情。讀者或者可以在一張圖畫當中，看見這樣的鐘。可是還有幾許別種極大的鐘，在明貢（Meigun）場合。那大鐘有八十噸之重。但通例極大的鐘兒聲音，是闇弱的，反比不上那種中常體積的鐘。

緬甸有一兩處場合的塔，特別的來得多。如白剛薩更（Wagun）蠻德勒等處，我想將每一處的事各告訴讀者一點兒。

讓我們先到蠻德勒去，我準知道讀者一定要在那裏納罕着，爲何我不將緬甸都城方面的事情，早早地告訴你們聽？

實實在在蠻德勒不能勝過一個擴大的村落。牠的建築，極似我已描寫過的鎮市一個樣子。實在只有兩點兒，是大有趣味的，就是：宗教的建築物，和礮台。

我現在自然是講到緬甸的鎮市了。圍繞着礮台的，是大多數建築得很好，的無樓的低屋。街市上的店鋪，是用石頭，或磚建築的。但是這種房屋，都是供歐洲人，印度人，和中國商人用的。這裏的緬甸人，也如別場合的緬甸人一樣，對於他們木料的茅屋，已是滿足。以這樣的一個人民，能夠建造那驚人的廟宇，爲何對於這樣樸陋的居屋，竟爾心滿意足呢？試推求這個緣故，才知道這是因他們的習慣，每換一個朝代，必遷徙都城。自從一千七百四十年以來，緬甸的都城，不止移過八次。（建都蠻德勒，不過只有五十年）所以建築那較爲

堅實的房屋一層，彷彿是不值得；因為恐怕這地方不久又要變成荒地呢！這麼一來，他們自然的要趨於視這住屋爲暫時的，而花費他們的精力金錢，用以建築廟宇菴堂。

蠻德勒的街市很闊，也似仰光的街道鋪成長方形，又似緬甸的各鎮市，道路兩傍都被樹兒遮得密密的。外國的型式，在蠻德勒是平常得很，可是這地方的緬甸人的生活，却是很有趣。沒有別的場合，比之這地方的人民再穿得好的。貴婦們所穿的衣服，顏色之華麗，花樣之翻新，在絲織品市場內，可云獨佔上風。直到輓近，蠻德勒地方，是國王所都之城池。太太們用大大的精神，去考究她們時式的裝束；或在她們着色的精雅衣服上；或在那繡花的遮陽傘，和扇子上面；或在她們素喜玩弄的鑲邊的手帕兒上面。論到她們的衣服之講究，男女體態之宜人，恐在別的羣衆當中，罕能有比較更加美麗的。雖然趨時的裝束，亦每每有其缺憾。婦女們常用一種膏漿叫做（桑蠟膏）（Than-

nakah)塗抹在他們的臉上。這膏的效力，能使她們的皮膚變白。但其結果，很爲不幸；因這種漿，每每塗得不勻稱，徒使面目醜的顯得越發的討厭；并且毀滅了他們的天然美麗的色澤，更有一種別的不幸的習俗，是她們吸食那巨大的方頭雪茄煙。成了習慣，當含着這種煙兒時，凡是中等大小的嘴，沒有能不爲之歪斜着的。

蠻德勒的各條大路，都通到礮臺下，在昔這礮臺本爲宮庭之故址。這宮庭包括着一個巨大的方場，各方面都有一哩零四分之一的長度。完全圍繞着雉堞的城牆；再障以一條闊而又深的御溝。精巧玲瓏的橋梁，跨在濠溝的上面，通至一城門口。每處都立着尖塔。圍城中爲緬甸王的宮殿，和其他高大華美的房屋，純粹是緬甸的色彩。內中有許多房屋，已被火燒毀了；最堪使我們注意的，是那紆曲無常，宛如圖畫的宮殿，那高巍巍的尖塔 (Pyathat) 豎在鐵拜王 (Thebar) 的御座高頭，在這國裏算是極精巧的緬甸人，是極嘆服這

樣工程的，所以都叫他做『天下的中心。』

所有這許多的建築物，都是用那精美的柚木造成。支撐那大朝會（金鑾殿）廳的屋頂的許多柱子，係用單獨一株，其大異常價值極高的樹幹做的。濠溝有供給蠻德勒住民飲水之用，濠內的水，是從山上溝渠裏面導入的。這水恐怕是不大乾淨的。但看一般人民來到這從岸旁突出的小臺階上面，用他們的瓦罐汲水，倒是一個有趣的景緻。一年之中，有幾季時候，水面上是一片紫色的蓮花，和白色的百合花，並且雖在城的當中，也有稻田鳥，和紅鶴，在濠邊游泳。

蠻德勒是英國駐防軍隊的兵站，他們就紮營在礮臺裏面。這個礮臺，是經過惡戰之後，方從緬甸人手裏奪得來的。從前本立有木柵子，是予英國軍隊一個大大的障礙的，現已經被掃去了。

昔日之鐵拜王宮殿裏，現在却成了英國的糾糾武夫，印度的兵隊駐紮之

所了，但是這個兵站，很不合於衛生。在緬甸別の場合，我從未曾見過有那麼樣成羣成隊的蚊子。這種蚊子，是使住在那地方的白種人，感染瘧疾的極普通的媒介。

蠻德勒的「無雙」浮屠塔，已被火燒毀了；可是此外還有大多數仍存留着。內中有一個，也算是很能動人心目的。這便是鐵拜王的父親閩東明 (Mindon Min) 所建設的庫所塔 (Kuthodaw)，他的中央的圓頂屋，倒沒有什麼奇異，他的特色是圍繞廟宇四邊下垂的空地上面，有一行一行小規模的廟宇兒。每個廟宇，都有一個裝潢的屋頂，用柱兒支撐着。這樣的七百二十九個屋頂，個個藏着一塊大理石的石板，上面記載着梵語經典一章。門口也是很高大的，並且花樣裝飾得非常之好。

這鎮市的四方，都有一個，或不止一個的大浮屠塔。牠的邊界，從河岸到蠻得勒山頂，還環繞着別的塔兒。但是這些塔，和其他的塔，有一種不同的地方，

我們所看出來的，就是這種塔，是雕琢的灰泥工作建造成功的。塔的各層，都用那奇巧精工之圖形，修飾得華彩美觀。這麼一來，那純白的圓頂屋，因光線和陰影的互相映襯，愈顯其莊嚴偉大和仰光或普龍的鍍金塔不相上下。

蠻德勒的各項建築中，最驚奇的，要算是菴寺。這裏菴寺很多，有許多都大足令人注意。其中第一個是『王后黃金寺』。就其花樣的美麗，及裝飾的工巧而論，要推爲緬甸境內各寺當中最精美的結構，這是確然無疑義的。

從蠻德勒渡河，有一個很美的景緻。低低的圓錐形的小山，從河岸升起。每山各戴着一個浮屠塔。繞着這塔兒有許多的廟宇。分散在山的旁邊，還有別的建築物閃耀的白光，射在那深色的地上，和繞着這些菴堂的樹葉中。這地方就是古老的薩更，嘗爲緬甸的一個都城，但是現已荒廢了，所存者惟牠的廟宇，至今還存在。再乘漆成紅、藍、黃、各色的舢板船過河去，或在那光燦燦的卵石沙灘上岸，就可以看見成羣的穿得很講究的緬甸人，從蠻德勒，或阿發

AVA)來的專心誠意，向某某勝境去進香，這些神廟，通常都有一條長的階級通到裏面去，進門處，有極大的半鷹半獅的怪形物供衛着。

講到這怪物的原始，倒有一段故事可以說說的。（這怪物的積體極大，凡是一個廟的門口都有牠守着。）在過去的幽渺的時期，曾有一位公主，被神祇攝去，藏在樹林內幽暗的場合。於是國王用盡各種方法，想尋得他的女兒藏匿之所，但終竟毫無着落。直到某一日，有一頭母獅子，找着了公主，並且將她送還宮裏來。自此以後，廟門前的獅子，遂被一般人民所共認，為一個保護警備的標記，再經歷了許多世紀，這獅子漸漸的轉變了一個半獅半鷹的怪物。

貼近蠻德勒的南方，是阿買普拉 (Amarapura)，也是緬甸許多都城中的一個。這場合所有許多有趣味的遺跡，我們雖無暇完全遍看，但內中有一個浮屠塔，很是特別，大足償還了我們這個灰塵撲撲的長途損失。

這是一個阿利剛式的浮屠塔，是緬甸有名的神殿之一。山人和其他山居各族，時常來此進香。他們進香的時候，每在田禾下種及收穫的當兒。

到這廟裏去，并無上路；係經過一條裝飾着門路，由此經一長平的迴廊，一直通到廟裏。這種迴廊，通常是預備陳列商品用的。最好的緬甸銅鑼，或可以在這裏買得着。那專賣採摘下來的花兒的一間一間的貨攤，陳列着極豐富的花朵。那香氣佈滿了廟裏的全境。這廟宇的格式，和我們以前所看見的不同，是係築成一個方樓的樣式，上面有一層一層逐漸縮小的，平屋頂升起，各各用雕刻的雉堞，和角端上的尖頂，裝飾起來。全體均鍍金，很是富麗。

在中央的樓閣下面，便是神龕，龕前川流不息的，都是那一心皈依宗教的人，在那裏輪班祈禱。廟內安置一個極大的黃銅佛像，高十二呎，全身很厚的裝着進香人所供獻的金葉。廟的後面，是一個聖水池，池內泥濘綠色的水，養着龜，鼈在裏面。旁觀的人，每將一塊一塊的美味，拋給他喫，這些鼈大約是太

驕惰了，或已吃得夠了，也來不及一一領受，同時却每有幾百隻的鷹兒乘勢攫取了去。鷹兒攫取這樣美味，每在未拋落水面以前。

廟內天井裏，通例總是擁擠着買饅頭，麵漿的小販，和講故事的人，占卜的人，唱曲的人，供給這般游行不定的快活羣衆的娛樂，和點心。這一般的衆人，我們對之是永遠看不倦的。

我們在這已經大概看過了那些主要的浮屠塔，和那般禮神拜佛，及游手好閒的羣衆了，再讓我們去看一看那白剛古城。

白剛城位置於河岸上居高臨下的地點。在昔日爲人口繁庶，並且是財貨富足的中心。但今日裏却已成了一個黯然了無生氣的城池，只有那廟宇內的圓屋頂，和尖塔頂，（占據地積十六方英哩。）寂然無語的，保留着牠那從前盛大時候的遺跡。除了少數僧人，和剩餘下來極苦的人民以外，他那繁庶的人口，在百年前已經不見了。這土地在昔日裏，是肥沃的。今日呢，都長滿着

茄楠香，仙人掌，和荆棘，包圍着牠的，是那致人疲倦的熱空氣，和滿目荒涼的景象。那裏有著名的浮屠塔，不下千數，這許多的塔，而現已頹廢，但遺一堆碎磚瓦礫者，猶不止此數。讀者，由這個數字，當可想像其往日之盛況。

這裏多數的廟宇，都有極大的歷史上的關係。如阿難達 (Ananda) 廟，建於八百年前，比聖保羅禮拜堂還大。牠那突出來的圓屋頂，和無數的尖塔頂兒，使這個廟宇顯著又秀雅，又莊嚴。更有別的廟，如那沙濟宮 (Shwe Nizon) 甚至比牠還要大而且美麗。

遍緬甸境內神廟很多，在偏僻的沒有建築廟宇場合，常有那高巍巍的公亭 (Tagundaing) (意義未詳)，標誌那神聖的地點。通國中找不出緬甸國王的鑄像；但在各個廟宇裏面，或在小小的路旁神祠裏面，甚至在那極其曠漠無人往來的場合，都有緬甸人供奉的佛陀的塑像，佛陀是他們所信仰的宗教的創始人。

世界的全人口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佛教徒。單就這事實推論，彷彿已足證明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是何等的高尚。佛教係一位印度王子名叫做介塔木(Cautama)所創造，其時約在基督降生以前六百年。這位王子雖然分應承繼王位，且爲一切繁華珍奇所環繞着，可是他終於堅決離棄了他的宮殿，拋了他的嬌妻幼子，出外浪遊，到處尋求真理。他住在曠野的場合，作隱士的生活，凡經六年之久，侍奉他的，不過是幾個徒弟。有一天，他正坐在一株菩提樹之下，萬慮皆寂，頓然有所感悟。從此以後，他便成了一個傳道的人，發誓要普渡一般男子女人，使皆回復到高尙潔淨的生活準則。

歐洲人實在很少懂得佛教的；但是他的許多原理，却是我們大家都可以領會尊重的。如教男人要誠信，高潔，服從，慈愛，禁止虐待一切生物，慈善，忍耐，謙遜，和那參禪的習慣，都是早早就灌入小孩子的心裏去。這些小孩子們，無論那一個沒有例外的，一生中至少要費去一部分。在葷堂裏面的做一個

同居人，並且也要同這些和尚，及徒弟，日日去人蒙化緣，毫不以為羞愧。

緬甸人很能夠實行遵守着他們的信條：如他們尊重衆生的性命，撫愛他們的小孩子，異常尊敬年老的人，皆可以證實的。

這是不難明白的，以他們這樣的宗教，再加上他們自己的優遊自得，聽天由命的天性，以及那使人柔靡不振的氣候，其結果當然要使緬甸人對於那種外來的壓迫，毫不抗拒，而俯首聽白人宰制。

他們對於造化爲他們所規定的大半頗以爲滿足，沒有社會上的階級，足以鼓勵他們爭勝的心。男子們所孜孜不倦的，所最注意的，不外遊戲，賽跑，和各種的娛樂啊。爲了這層原故，在經濟生活上他們不得不馬上屈服在那較有精力，而能認真辦事的敵人手裏。這種敵人，是從印度和中國來的。女人們，却較能幹，頗藐視男子們的懶惰性情，因之愈偏愛嫁給別的種族人。此外歐洲的文化，也是在那兒極力破壞這人民的本來的美點。

如想到這麼一個純粹的緬甸種人，漸漸的化爲烏有，豈不是一樁傷心的事麼！我想凡知道緬甸的人，察覺了這種預兆，沒有不實心悵恨的。如果這種活現而可愛的民族，終久免不了被異族取而代之；但他們那美麗的國家，總是永遠遺留下來的。

恰值我結束這一章的時候，有一幅美麗的圖畫，湧現象於我的心頭。這種景象，所包孕着的這國土的精神如此其多，大堪隱示緬甸之將來。下面就描寫出來作爲我們在緬甸最後的一瞥，

在很遠的一個叢林中，孤單的山脊高頭，直立着一個頹毀的浮屠塔。牠昔日那種白堊色灰泥的裝潢，久已銷蝕了；在那紅泥磚裂縫的裏面有毒蛇藏伏着。

那壁龕裏從前本是供奉着佛陀的，現在已曠無主着了，那柔善的爬籐，彷彿不忍見這塔兒遽然毀壞似的，用他的葉子，和花朵將他罩住，遮掩了這塔

兒百孔千瘡的外表；那半獅半鷹的怪物，從前是圍牆門口的標誌，現已埋沒在荒草裏面了。四圍繞着的都是些高出叢林的各種樹木，大而美麗的蝴蝶，在矮林的花上，來往飛翔，羽毛華美的鳥，在樹頂高頭，應和那遠遠的鶯鳥的唱聲而舞蹈。這確是一個美景，但這種孤寂的風味，實令人觸目傷懷，再看那伶仃的僧人，跪在空廟前祈禱，令人更覺得有一種悲憤的感觸，油然而起。我佇立良久，良久，看他在那兒祈禱，心中猶疑，他究竟何爲要遠道來此呢？在日頭剛要下落，白天完結的當兒，他從叢莽中採了一朵可愛的花，恭恭敬敬的放在昔日佛陀所居之神龕裏面。當我勒轉過我的馬頭，向我遙遠的帳幕方面進發時，這個愈去愈遠的人影，漸漸在輝煌的夕陽裏面隱沒了。

少年叢書

(中外偉人的傳略)

我們把中外偉人的言行事業，用簡明的文字，興趣的體裁，編成這部叢書。一入一本，每本定價一角，已出下列各種。你所崇拜的是那幾位？

【本國人】

玄奘 陶淵明 張良
岳飛 朱子 蘇秦 蘇軾

馬援 班超 信陵君 諸葛亮

郭子儀 文天祥 王陽明 司馬光

【外國人】

達爾文 大彼得 拿破崙

富蘭克林 蘇格拉底 如里波的 林肯

格蘭斯登 克林威爾 德謨士 哥倫布

華盛頓 畢斯麥 納爾遜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本叢書分十二編，由宇宙說到地球，由地球上類的現象說到人類的生活，將自然界的一切智識，包羅在內。取材行文，力求合於兒童的知能和心理，並附精美插圖多幅，能使讀者如遊勝境，樂而忘返，確是初等自然科學良好的補充讀物。

第一編

太陽·月·星

鄭貞文等編 一冊六角

先論太陽系的組織，次論日月及八大行星狀況與運行情形，末推論彗星流星及銀河系的大體組織。

雲·雨·風

鄭貞文編 即出

山·川·海

鄭貞文編 印刷中

物性·力·運動

鄭貞文編 印刷中

電·音·光

鄭貞文編 印刷中

根·莖·葉·花

鄭貞文編 印刷中

第三編

空氣·水·火

鄭貞文編 一冊六角

全編共分四大段：第一段述空氣的範圍組織和生成；第二段述利用空氣的航空機及其飛行的限界；第三段述水的性質、構造、應用和循環變化；第四段述火如火的歷史、火的分析、和生火的種種燃料等。

第二編

地球·生物·人

鄭貞文編 一冊六角

詳論地球的生成現狀，人類與動物植物之由來，生物之淘汰與進化，以及全生物界的系統。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少年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之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及天然風景極饒興趣少年讀之最易得著史地上的常識已由下列各種餘冊續出

人類的故事	世界探險家	德國革命史	埃及小史	羅馬社會史	蘇維俄羅史	德意志	俄羅斯	希臘	英國	意大利	澳洲	南美洲	南非洲	瑞典	瑞士	緬甸	高麗	三省	羅馬	希臘	希蘭	日本	
上七角半	上九角半	上四角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1675(三)

30-12-14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Burm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再版

少年史 緬甸一瞥(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R. T. Kelly

譯述者 汪今鸞

校訂者 常道直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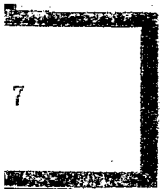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溪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南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915

3 118 2



3